

宣祖昭敬大王實錄

卷之二
十二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194300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6.3.20

巳癸

七月朔癸丑 上在江西縣○備邊司 啓曰伏承 聖教南

征將士久駐空城飢餓度日極為矜憐咸安則雖或失守須於
住軍處 遣官勞慰特 賜銀兩果為允當其中力戰有功表

表著出者數三人為先馳 啓退托不用 命亞將以下即以

軍法後事軍士如有冤抑亦為諮問書 啓為當但銀兩有關

於 國用而軍士不可衣食且嶺南饑荒雖有銀兩亦不得售

青藍布一千五百匹給送何如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伏

見右議政俞泓狀 啓京城與畿甸餓殍相枕荒典一事百無

善策生民之事極為可慮黃海道椒島白翎麒麟島黃鹽貿穀

無損於公家有益於賑饑一依狀 啓施行 上從之○上聞

劉綏營中逢刺客 遣宣 傳官問安呈禮物措辭致慰○禮

曹 啓曰 宣陵兩位哀冊及末端叙事昨已輸送于都監矣

竊伏思之 哀冊當置于 玄宮內不可不及期造作誌石則

埋于 陵前階魂遊石之內觀今日之勢急急襄事宜當誌石

若未伐取而來則輸來磨鑄之功非一朝可成改 葬誌文事

定後石物修改時一時造瘞何如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

伏見禹性傳狀 啓逃亡軍人請配全家者幾至四十餘人此

人等罪固重矣但如此從軍違令者主將臨陣自以軍律行法

則可矣今既不然而轉 啓朝廷此輩皆京城與畿甸遺民今

方撫輯之時勒令全家徙邊日事侵督延及族隣則無知之民

必以為虐我恐有動搖之患姑停徙邊令所居邑決罰後捉送

戰所何如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李提督前問安事朴承

宗今將進去矣今聞兇賊變詐不測回戈向內且欲分犯全羅

云趨速進勦以畢大息之意略成揭帖以送何如 傳曰依啓

揭帖曰賓涼錢暑金氣乍冷久勞戎行起居如何山川隔閱候

問亦闊載深瞻想巨用慄傷經袞換絡節序屢匝雨雪揚柳不

遑居啓者罔非小邦之故感戢盛德食息何忘目今殘寇環聚

復逞兇謀回戈內向奄熖張甚若捲而北上如去年之為或分

犯湖南蹂躪一道則小邦兵力已盡軍興已乏當何以自謀此

誠危急存亡之機決於呼吸者也自聞茲報廢寢忘食怛焉不

保曉夕而所恃以自憫者惟大人在大人之神謀遠略必能坐
消機牙使兇魄自禱苟能遙指東路董督將領及其未圖快掃
餘氛以畢再造之烈則為息輕重大小何以為兼餘惟紳相萬
重不宣○甲寅中和居守門將尹安仁等 上疏請別設一科

試取其邑之人 上教政院曰中和之人不可不慰予意則別
設一科試取一以慰荅一以赴戰於理不妨議啟備邊司回

啟曰近來 國家屢設武舉廣取人才至於臨亂無一人奮勇
赴敵及其變後試取則尤甚冗雜素不習挽弓者得參而竄名
代射者亦與焉使之赴戰則沿道擾害有同亂民不及中路舉
皆逃還然則頻設武舉無益於禦敵而徒為缺失軍簿之資而
已况前月既取五百餘人今為一邑又設科舉有妨 國體且
水柔之試中和之人得參者甚多若見屈者再赴則亦為未穩
然當初既許設則今不可失信略定額數試取無妨 上從之
○禮曹 啟曰大小人負戍服及裏衣皆窄袖禁軍以下公私
賤去笠子著小帽小袖袍著氈笠則只禁軍勿禁事今方知委

于中外而期限太迫下筆恐難易備九月初一日為始著持之意行會于八道 上從之○禮曹 啓曰 宣靖陵改葬儀註

與 山陵都監提調同議磨鍊而難斷處則議于大臣勘定但

五禮註內無改葬儀故自襲欵至安葬依禮文為之而事勢有

不同處則節目或有裁減初葬時初虞 祭在於安 陵奠之

前而今此改 葬則無虞主燕 魂奠故取家禮改葬儀節既

葬就幕所虛座前行虞祭之條虞祭一次磨鍊於安 陵奠之

後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 破敵之技莫踰於火攻 中朝

各樣火器其制不一近日自 上每令學習 留念非不至矣

而行在無主掌教督之人文移外方亦難必其的有成效適

李鎡自北道還 朝令鎡選率 行在武臣及禁軍火炮匠各

樣火炮及防牌戰車篋筭槍劍等物一一學習期於盡學○乙

卯 上教政院曰 天將欲以鳥嶺設關處看審事前往此非

小事此處亦當預定有計慮可合之人與之同往看審而來盡

工亦令偕送使之圖形而來○備邊司 啓曰 經略欲知諸將

所住遠近及勇怯進退自當撥送手下之人可得實狀不必借於我國之人設使我人不入陣中密查而來若經略因此時得知各將進退而有所諾責則必以朝鮮人看報為辭畢竟恐未免諸將之嗔怒也經略若一番為言而不至強迫則不若善辭以答之為愈也此意回諭于尹根壽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天朝經略諸公為我國欲據險設關以建萬世久長之策其意則盛矣我國之啣恩感激寧有紀極第念我國事勢與中朝有異中朝設關之處則近襄雖廣城堡墩臺隨地勢所窮而設擇其要害之處乃使關口多設軍兵擺列嚴守所以有備禦之固我國則兵力寡弱近來癘疫飢饉生齒日縮兵火之後死於鋒刃者亦不知其幾許祖宗朝所設鎮堡城邑亦恐無兵可守更有何力可以設關據守乎况自湖嶺以南直達王京其路無筭以喻嶺之路言之自嶺南抵京有竹嶺鳥嶺黃澗之路其他抄路則縱橫錯綜不知其數無名細路之外凡山之遷迤不甚嶄絕者皆可通行雖設關於三路

少無防截之益而只貽一場騷擾之弊而已上年賊變時觀之則倭賊易於搜山而憚於涉水水及馬腹則不敢輕涉如江東淺灘每乘窺探亦不肯渡此外如連川楊根等凡有涉水處皆不犯矣以此觀之據山不如據水如於漢江臨津洛東白馬等江其淺灘可渡處或設菱鐵拒柴灘口砌築石牆以為隱身發射之所則不廣費人力而猶可守之然則邊面要口固當緊把而各邑城地不可不守且此沿江之守亦不可撤恐無餘力暇及於守關也此係守國重務臣等固知容議之未安而事貴務實既已心知其難守而不敢不盡於天聽敢此仰稟 上曰當依經略指揮仍 問曰備邊司草記中以為倭賊易於搜山而憚於涉水欲於灘口砌築石牆以為隱身發射之云云備邊堂上皆不徑戰之人此言出於李鑑乎察啓○備邊司 啓曰灘口砌築石牆隱身發射事年前 東宮在成川時鄭希玄守江東灘各灘之口築石牆高可及肩以守之一日倭賊舉大陣涉灘希玄率軍官四五人無數發射賊乃退兵云將官等亦多言

其便益故 啓辭及之而倭賊於江原咸鏡京畿等高山絕險
人迹不到之處亦皆窮探故云易於搜山矣○上教政院曰李
鎡備邊司堂上向不啓下乎如此之時可不與武將議事乎○
義州牧使金信元馳 啓曰六月二十二日張都司密語曰兵部
題本倭未渡海前不可撤兵而來已奉 聖旨移咨于宋經略
矣云云○丙辰右副承旨鄭姬藩 啓曰臣於前月十二日
宣陵兩位奉審則灰色與斤重果為異常 靖陵亦然又於十
一日松山進去竊念臣等皆以後生雖十分詳審 玉體而必
無得知之理故令婦人先書平日 玉體可以記憶處然後始
為奉審則所謂 玉體肌膚枯槁形色頽殊與諸婦人所錄似
無髣髴處婦人所記有曰 玉體頗瘦云而今之所見似為肥
大又曰 龍鬚紫色云而今則全無頭髮亦無一莖此則不可
取以為證也又曰 兩眼間有黑子如菘豆大而今則不得察
見且 脣上左邊有劒痕三處 肩甲左邊微有成穴二處未
知何故而然所見止此矣○宣靖陵改葬都監 啓曰今見摠

護使崔興源狀 啓則 靖陵之事時未定議 宣陵改葬欲

於今月二十一日為之有進無退云段衣則幾已畢造而紬匹

分送于隣近各官近因潦雨時未踏練而來且贈玉圭玉時方

磨造云當該色官負請並推考各官分送紬匹發馬督促初十

日內嚴督製造及期輸送 上從之○左議政尹斗壽 啓曰

伏見豐原府院君柳成龍狀 啓已為南下云 行在所大臣

一人獨在論議孤陋體貌多闕自前日 特命柳成龍上來其

意有在請 下諭使之從速上來 上從之○以許箴為司憲

府執義兼 世子侍講院輔德柳拱辰為司僕寺正朴弘老為

世子侍講院弼善南以信為承政院注書○丁巳 上令下

諭于尹斗壽曰今賊於去月十六日既陷咸安邀衆渡江轉略

宜寧到今日未知復有何等事也此賊乃諸道下歸取合之賊

厥數極衆承秀吉不克不已之嘆必致死於我湖南一道其勢

難支非 天兵莫能勦退卿須乞哀於經略期有以濟之但賊

勢如此梟獍之心信然未已其不與 天朝講和明矣既不從

天朝之命則其使臣徐謝以下諸人必被拘執卿其詳細問
悉急速馳 啓○備邊司 啓曰臣等聞前日錦山倭賊之數

幾至萬餘悍勇無比而全羅道兵力異於他道熊峙之戰梨峙
之守猛將勁卒多致死亡而猶不退却卒與趙憲高敬命等義
兵彼此交戰一時殲焉其為忠勇可尚南原城子完固足以守
禦但恐戰敗之後人心沮喪其得如前日之所為未可知也防
禦使李福男又為患病此是次事其道有張儀賢李繼鄭皆不
厭人望莫若使李福男仍率之軍移授李時言並其曾率之士
勿為退守隨敵所向觀勢進勦之意都元帥及李時言處行移
且自山陰至雲峯自晉州至求禮川迴山曲多有伏兵把截之
處亦於此地諦審施行大軍糧餉在他道已必致匱竭連屬
以他路繼運之意亦為行移 上從之仍 教曰上年侵犯湖
南者乃分兵巡略一枝之寇今賊實有吞噬湖南之意則諸道
之賊皆聚嶺南今乃合兵轉向水陸並進其賊勢必大異於錦
山之賊也卿其宜料此形勢不可與上年之寇比而同之切記

予言○提督接伴使李德馨馳 啓曰當日辰時叅將稟帖入
來食後查摠兵大受李都督平胡高遊擊昇領軍五千餘殺向
晉州即刻沈遊擊牌文入來將帶倭賊還向西路彼還入腹內
之地見其草莽骸骨千里空虛之狀 天朝士馬瘦憊懈怠之
形則其歸必益逞兇謀况彼賊若以難從之事不可測之言試
我淺深故為遲留時月則我 國力竭糜亂已無支持之勢而

天兵糧盡自至撤還種種痛迫不知所以處不但為我 國悔

恨而已請自 朝廷商量預處○經略接伴使尹根壽等馳

啓曰即刻張旗鼓曰今日報至沈遊擊已到 王京帶倭將及

倭子三十名要見老爺講貢不知老爺何以處之 王子在釜

山兩使在對馬島云旗鼓曰老爺行文提督挑選精銳萬人急

速發送令隸於劉綏聽其節制云來入或言我 國兵馬勦殺

昌原賊收復其城又言水兵大捷殺獲甚多云云臣又見王通

判則曰賊搶到咸安攻晉州城而全羅兵禦賊再勝云又曰倭

賊四名詐降於大丘營一賊不意用刀打副摠李寧之腿上而

走劉副將盛怒持大劍走馬追及砍賊作三段剉其臍腑又殺
其三倭○上教大臣曰即見李德馨書狀我國終必因沈惟敬
而亡矣非徒我國天下事亦必因此漢而壞矣此時生此人天
也如何賊之情狀兇謀奸計不難知也李德馨已盡之矣若使
此賊通貫我境至達于安州則此乃天賜之亡也我國君臣當
以死爭之爭之不得則寧為囚繫其倭不可使過去卿等速圖
之回 啓曰沈遊擊率倭偕來之言極為痛憤李德馨已慮及
此必將力爭然未知廷議先將 傳教之意及本司 啓辭意
先 下諭抵死力爭嚴辭拒之且此亦一大機不可少忽請特
送李恒福往經略處汲汲周旋 上從之○諫院 啓曰信川
凋殘已甚新郡守朴名立年衰性緩不堪蘇復之責請 命遞
差各別擇差成川府使沈禮謙前為開城經歷時顯有不職之
事請 命罷改 上從之○侍講院 啓曰 東宮證候纔就
平安今以 天將來到移避閭閻湫隘之地濕氣盛漲恐非調
攝之道 天將非如秩高之人擇其私家稍大者入接自 上

接見時 東宮自東上房小避于西上房何如 上曰 天將

不可寓於私家○上教政院曰生擒倭速為行刑○移咨于經

略提督贊畫略曰本月初五日據接伴陪臣刑曹判書李德馨

馳 啓六月二十四日申時接得遊擊沈牌文一紙內帶日本將

一負小西飛彈守隨從日本人夫等三十五名等開本府的子

本月二十日卯時釜山浦騎馬回至 王京平壤安州等地方

臣竊照本賊狡詐兇謀難測而遊擊沈容易講貢帶與俱來如

今徑由 王京平壤裏路以至安州地面伊必頃知 天兵虛

實我軍單弱益肆陵侮添兵內向日復吞噬委難防遏云當職

竊照伊賊懷奸稔惡環伺潛窺者到今日滋甚雖林於 皇靈

陽若求成非實情也據扼海口架屋種田分兵搶掠日肆虐焰

志豈有他哉特欲懈我之備弛我之圖復逞其不測也此當職

所嘗憂憤而亦大人積思而熟慮者也小邦君臣日夕聚首南

望以後者唯冀惠澤克竟雷霆有厲隻輪不返鯨浪永帖而今

乃無他端而與伊俱來通歷小邦達諸 上國當職聞此且驚

且恠莫知其倪以為賊既為媾無足猜唯則梟獍之狀如前所
陳以為賊勢方獒姑且羈縻則先示其弱侮子必大進退無據
坐墮計中當職雖無似粗知有倫紀矣粗知有義理矣此賊燔
燬我 宗社屠戮我生民掘拔我墳墓灰燼我先骸遺墟未掃
復土未掩萬世之讐一息難忘雖力綿勢孱憤惋莫白而摧傷
彌痛固已肝蝕而腸裂矣縱不能操戈奮戟掃兇踪又何心
許其過境任伊柔順復使之過都歷墓使吾 先王赤子為伊
供給而趨走乎天地日月臨之在上夫豈忍此設令當職重違
大人之命而小邦人民有父母焉有妻子焉舉其讐也有父母
者報父母之讎有兄弟者報兄弟之讐有妻子者報妻子之讎
則是皆天理之攸發大義之所存人情之必至雖當職又安能
逆天理拂大義乖人情為此賊地乎此其不可許者已質諸鬼
神而苟使此賊儼然將兵橫貫腹內則大人以謂利害如何而
終可保無他虞乎以私憂計之小邦百敗僅存奄奄如縷自西
極南列郡蕩鬻腦胔布野餓殍填壑千里相望有同虛邑兵力

之強弱資糧之饒乏道里之迂直形勢之難易可一舉而諮委
異日兇鋒之先導恐未始不由於茲行也小邦西路 上國門
戶順安以西賊未偵詗者是天幸也無高山大川為之關隔而
此路一脉又為賊所悉則豈獨為小邦之憂哉况 天朝許貢
唯其寧波舊路未聞其由我地方而創自賊謀莫或遏絕此尤
未解之尤者也竊觀洪武年間其國王遣僧 朝貢以無表文
却之其臣遣僧貢馬及茶以其私貢却之又以頻年為寇令中
書省移文責之安置所遣僧于川陝番寺且於永樂宣德之際
定厥 貢期 貢舡有不如制則皆以寇論 皇朝之待此賊
可謂至密而禁防界限有嚴且截矣且 神謀遠猷迥出千古
卓乎不可及而海寇之警不敢作於東南者且百年矣今乃如
是則得無貽悔於後日耶天下之事無兩端道理戰則戰和則
和焉有一邊搶掠一邊歸順而能保其不反噬者乎是無異引
虺螳而處堂驅虎兇而同室曰彼不侵我彼不鬪我寧有是理
哉近聞秀吉別飭兇徒肆毒益甚翼而角之非計之得一邦之

安危雖小天下之所係非輕伏願大人上會天理人情之下容
已下搆賊徒凶計之不可測導先朝待夷之成範諒小邦危
迫之誠懇永絕窺覲之萌以終興滅之勲則其於小邦杜援
生民之望豈勝幸甚○夜五更天倉星見於東方客星仍在於
天倉東自去壬辰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今年二月常見○戊
午領中樞府事沈守慶入朝 啓曰臣本以庸劣忝經大臣身
居謀國之列而致有喪亂之變罪固大矣 乘輿播遷而不
能扈從雖緣老病罪亦深矣奔竄苟活得為義將而一無所
成罪又重矣有罪如此而譴責不加爵秩陞遷益增愧悚措躬
無所之際遽承 靖陵奉審之 命扶曳上京叅於奉審今以
謝 息復 命敢此來詣不勝惶恐待罪○上教政院曰沈
惟敬率倭來京城云開城留守黃海監司平安監司慶經略指
揮之前勿許倭賊過境之意抵死極力爭之使不得過去事速
為下論又曰沈惟敬與賊同謀不測奸人也敗壞天下事者此
人經略以下皆陷其術中予不勝扼腕憤憤中夜起立欲手斬

惟敬而不得 朝廷豈知此姦如許之狀哉予意急遣使臣惟
敬誘降倭賊沮敗大事之狀及倭賊一邊詐降乞貢一邊悉
其醜類轉陷咸安等處必欲屠盡湖南小邦亡在不日等情
星夜馳進 奏聞如何大臣回 啟曰沈惟敬所為終始與倭
奴一心敗人家國之狀在今昭昭臣等亦不勝憤惋計無所出
直欲籲天而無從今承 下教 奏請之事極為允當請令承
文院速撰文書以送○司憲府 啟曰 國家多事財用虛竭
凡賞功募粟只靠空名告身及免役帖等事前後成送其數浩
穰頗有淆雜虛偽之誚 國之重器污蟻甚矣不可不核整請
賫去之負區處之薄令該曹取來憑考所納之粟所受之人及
厥粟處置之地並為詳覈如有冒濫者一一摘發治罪改正商
山君朴忠侃所管只芻草一事而到處侵官壞亂已成之事非
徒無益而有害多率無賴從人貽弊多端所經莫不怨苦且前
以運糧使在臨津驛騎先走使一陣潰散今湖南有警不可使
復在戰陣之間請 命遞來近來紀綱渙散人心玩愒 國事

至此尚不動念百司之解弛猶夫舊也備邊司樞機所在承政院喉舌之地而備邊司則不日日晚始仕或有一負仕進之日政院則門外待漏在平時猶然而日出後緩緩而入習以為常極為未安喪亂之後駟簿散失餘存者無幾天將往來使

命出入不成模樣侍從之臣

行幸時勿為騎駟臺諫論

啓

其意有在而政院慢不致警常時仕進亦騎驛馬事甚無謂請

並命推考

上並從之○左副承旨鄭姬藩

啓曰奉審形

止則臣於復

命之日已為書

啓矣但奉審諸宰臣以宋贊

在外之故久未奉審不得定奪深以為未安及其奉審之後各

以所見已為獻議故日望

朝廷速為處置而今若必待宰臣

畢集然後更為會議則

山陵大事必至稽緩矣

上曰此國

家莫大之事必須廣議處之然此意言于賓廳議而為之大臣

啓曰

靖陵奉審諸臣雖未齊到因其一二可得其大同無

疑凡即遠之禮有進而無退自賊退審變之後為日亦久至今

未有

奉安之期極為未安前日諸臣奉審單子已經

御覽

伏俟 聖旨 上曰朝廷議而為之○大臣 啓曰臣等自聞

靖陵凶變以來即以 禧陵舊崗為請良以前日遷卜為未

安有所云云也今則昔日衣冠亦無可尋憐慟之心寧有紀極

莫若從前 體魄所安之地因為 奉安之為愈也前日不知

此事之有此意外之變安有所議敢 啓 上從之○都元帥

金命元馳 啓曰慶尚左兵使權應銖馳報初八日賊徒自蔚

山西門外四五里許遍滿丘壑自恃衆多揚揚踴躍今斥堆將

鄭大任仍為突擊兵使與水使李守一等直進當賊接戰五度

火箭中賊幕風起燒盡倭賊龜縮入城顛仆死者五十餘中矢

丸者不知其數使通事言于倭賊曰汝等前有入歸之言而以

而不歸今將大舉鏖殺云則曰欲還本國苦待風勢而侵伐若

此當請兵釜山欲為決戰云矣○已未備邊司 啓曰伏見胡

澤沈思賢手本蒙經略牌催會同劉經略尚志具惟忠前去大

丘善山烏嶺等處踏勘地勢險阨或築關隘或立寨堡云即今

劉吳駱三將俱赴戰所難以調回倘以經略之令為重而遽爾

回還則軍情因此而動搖敵兵覘知而乘隙觀勢徐為事請令李恒福周旋於經略前 上從之○左議政尹斗壽 啓曰昨

承朝廷議為之 教今日與二相鄭琢兵曹判書李恒福吏曹

參判具思孟工曹參判朴應福兵曹參判李忠元同知柳希霖

僉知李海壽兵曹參知奇苓戶曹參議黃暹司諫李時彥執義

許箴副應教朴東賢校理朴弘老持平柳夢寅等相議于賓廳

皆以奉審諸宰臣單子為定一依 宣陵改葬之禮舉行合宜

更無異議敢 啓 上從之○尹斗壽言于承 傳色曰松山

屍體欲備棺埋于淨慶此意承 傳色知之如有 下問以此

啓達云承 傳色出言曰以此 啓達則亦依啓云○備邊

司 啓曰師以不解軍餉方急度支之任此時莫重判書李誠

中已向嶺南雖已催還使治留都該職而誠中若知其子之死

則必為傷痛精神亦不如故蓋判書洪聖民頃日起服而聖民

引經據禮固執不出何可以一身之戚忽 國家之急請 下

諭速令出仕來治京城度支之任 上曰宰相之人強為奪情

於義未安度支之任不無他人從其情可矣○禮曹 啓曰伏

見摠護使崔興源書狀 宣陵改葬今月初二日已行先告事

由 祭而改葬之事有進無退云且曰下 玄宮在於七月二

十一日云請令該司急急措送 上從之○禮曹 啓曰伏見

摠護使崔興源書狀 宣陵改葬應在 靖陵之前 宣陵儀

物諸具中可以推移之物移用云 宣陵改葬在於今月二十

一日雖在平時禮文內或有不焚之物則况此蕩敗之時 山

陵之物 啓請移用似為無妨 上從之○禮曹 啓曰靖

陵改葬一依 宣陵改葬儀為之事 允下矣當初斬草破土

六月十九日而已過故以七月二十日改定矣伏見摠護使崔

興源狀 啓及通關喪事有進無退而 山陵諸役完集則觀

勢行事云 靖陵安葬之日在於八月十五日當初擇日官宋

崙歸在其處八月十五日前若諸事完集則進退日期之意請

下諭于摠護使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黃海道募粟勾

管之人多至十五人而今見本道監司柳永慶狀 啓則募納

管之人多至十五人而今見本道監司柳永慶狀 啓則募納

之粟有名無實所用之數僅十分之一云令戶曹一一摘發錫削職名以懲其罪 上從之○以朴應福為司諫院大司諫李

海壽為工曹叅議李晬光為弘文館校理○庚申司憲府 啓

曰 東宮國之儲副其於 朝廷禮接之節不可簡而亦不可

苟也往在前年搶據之中 分朝倉卒未及講定大小人負不

稱臣只稱小人其苟簡莫甚凡 東宮命令之下不稱令乃稱

教苟亦大矣不知則已既知則不可一日襲謬以自陷於苟簡

之地五禮儀臣字令字灼有明文而該曹不即登時舉正有若

尋常細節者然極為未便請該曹堂上郎廳推考依五禮儀為

之近年以來 王子諸宮奴子輩強奪人家臧獲田產而莫之

誰何已成 國家膏肓之病凡所以積失民心怨歸於上至於

家 國顛覆民猶怨詈者無非此輩之為祟也自 上洞燭禍

原至發於罪已之 教甚盛舉也今者奸細之徒徃徃探試守

令欲踵前習漸不可長請 下書八道監司此等人一一囚禁

啓聞財用出納類為奸細之耗在平時猶然况亂離之中乎

請臺勘合之法節目甚多雖未遑舉然其防奸之備不可不講
請大小出納令監察同察別置文簿以憑後考地部專掌錢穀
出納之際未免有虛疎之誚請前年七月以後銀兩米布出入
之數令備邊司分類計出成冊而東官行次所前後所用亦
令其時次知官負一一計出奸濫者治罪上並從之○禮曹
啓曰前日靖陵葬所未定故哀冊末端略叙事未為製
送今則一依宣陵為之即令藝文館製送○以金尚容為司
諫院正言○辛酉領中樞府事沈守慶來請致仕上問于大
臣曰啓曰沈守慶諳練典故清素自守實聖世難得人也
今雖年老神氣少無所損况於大亂之後多有收拾舊聞之事
而今也遠來行在所諸臣下人莫不嗟嘆豈可因其所請而
遽許退歸乎上從之○政院啓曰沈守慶事不允批荅
乎今方親詣待命何以荅之上曰大臣不為致仕則當賜
几杖而此時賜几杖如何大臣議啓曰啓曰此時賜几杖
似難矣自上不見宜當賜几杖事徐議為之沈守慶再

啓曰伏聞賓廳回 啓之辭及後 啓之 教臣不勝惶懼且

閔臣之請退非平時年七十者懸車請老之比八十衰朽之人

理無供職而自料氣力死日不遠家舍焚蕩寄身無所不得已

還下于前寓之地以待其死今若未得退歸而死於此處則自

上亦必惻然悔恨矣伏望 聖慈特垂矜憐以優老臣 上

曰人惟求舊方待老成為政此時大臣豈可辭退勿辭仍 命

賜銀二十五兩編紬二匹 史臣曰致仕君于之大節古人之所

乞身之人豈今之帝王重老成而古之帝王不重老成乎貪戀爵位之福殆而不知進知退之無其人故也沈守慶在平時則高

軒亦綬致位廟廟皓首風塵老不知止當亂世則野服微行草間求生見 玉路之 播遷而不知負羈繼以從及其家國板蕩

之後乃上章請老曰臣不得唐 駕奔竄苟活負罪已重不可更立於 朝若使守慶 早上歸田之請婆娑林下以送餘年則

其高風峻節豈不風爽於古今而雖當危嚴之際未赴 君父之惡而八廢衰翁勢所使然豈其罪哉由其身摩名利不能勇

退於急心故終不免臨危後 君之罪而始乃操經引禮 章再上而乃止是失之於前又失之於後也嗚呼號矣 ○備

邊司 啓曰被擄倭調于汝文等供罷有先陷朝鮮入據其地

然後仍犯 中國而 中國之兵來救朝鮮倭兵多死故關白

使之回來等語兼知經略無妨 上曰不須報之報之則必取

去此倭此倭自稱能知鳥銃焰燭之法留使傳習可矣回 啓
曰伏見 聖批其養銳禦敵之意盛矣但此賊別種兇毒之物
在我固不可一日容於覆載之間其包藏兇惡死猶未已頃日
劉副總軍中之事可以鑒矣請即梟斬 上從之○倭賊臨刑奪
行刑之刀斫傷觀光之兒○禮曹 啓曰 太祖大王辟容及
先王實錄當初本道監司擇道內險固處藏置今者賊徒將
犯湖南全州府尹李廷發慮有意外之變欲 啓請 移安于
行在近處云請急令史官一人與監司同議 辟容則為先
差官上送 實錄則觀賊勢緩急或移置中道或載來臨時處
之何如 傳曰依啓 實錄載來為萬全之計此意言于下去
史官○兩陵改葬都監 啓曰大王大斂時所用衣樹初六日
點考為先入籠結裏初八日曉頭發行事已定而郎廳鄭象哲
因其事留滯今始登途而尚衣院未及製造衣樹畢造後並令
賫去事入 啓云八日之行既已晚矣今日不得啓行則恐未
及期此刻督令發送鄭象哲稽緩緣由推考 上從之○備邊

司啓曰伏見慶尚監司金功狀啓本道兵疲食盡已作土崩之勢極為悶迫兩南旣破則京城以南南千里空虛莫遏長驅之勢而竊見天將之已至邊境者皆無戰意提督非但與經理相激常以我國接待為不滿其意至曰國王何不一手札問我乎諸將如吳惟忠亦住兵觀望不肯前進如是而安得却賊乎國事至此事苟可為宜無所不至自上宜思別樣舉措或遣近臣或遣秩高宗戚極陳悶迫之情提督雖不進去催督各將及時征勦之意懇請何如上從之○戶曹啓曰伏見分曹參議丁允祐書狀改葬都監及京城各處一兩支用至於八百餘石天兵饋餉六月望後又以田稅支給云入京田稅二萬五千餘石而天兵二日放糧之數幾三千餘石黃海平安道則公私之穀已為蕩竭國計所恃只是兩湖田稅而不多日將盡此後更無辦出之路極為悶慮丁允祐不在京城主管無人益致踈虞兼判書洪聖民已為起復而又因上疏許行私情請以秩高宰臣曹堂上差送專管度省減

冗食 上後之○以金命元為分戶曹判書李恒福為觀象監
提調吉誨為司諫院獻納趙存性為司諫院正言○壬戌叅將
胡澤經歷沈思賢以烏嶺設關商議事來到 上辭以疾 命
尹斗壽接見○左議政尹斗壽 啓曰臣到客館接待胡沈兩
將則兩將曰宋經略令我二人往南與劉吳兩將相議看審地
勢可以設關防守處築置城寨何處可留兵馬幾許何處係是
賊路要衝計功量力築城造屋帶行陪臣必擇有兵權有心計
者差送到本處一應調兵作功之事登時舉行若否則調兵而
兵不至作功而民不應事不就緒而我等空還此乃經略深遠
之計也非一朝一夕卒然所定此行必路逢沈遊擊去月二十
日與行長中軍小西飛自釜山啓行初二日已到 王京今將
來到經略處講貢一年三次而但割與全羅一道及銀二萬兩
然後方許 王子三陪臣送還云經略聞之大駭曰全羅乃朝
鮮 祖宗地方銀二萬兩又何給之若不先還 王子則亦不
可許貢也云云仍出示經略與提督書一道諭吳叅將等七將

者也一道諭胡沈兩將者也許合騰書臣告曰設關防事經略
意思深遠但地方蕩敗人民散亡運糧者皆全羅之人今若築
城造屋則人力殫竭勢難易就大人到彼地只相視地勢而來
其築城等役自當隨後興功但劉具兩將方在邊上若服同踏
勘則無可堵截賊倭者待賊退去相與議之亦似無妨荅曰觀
勢處置為計又曰使臣到日本狼牙島關白處則關白坐王
子陪臣于傍側謂行長曰汝等全勝朝鮮而還不無功勞但
棄置王京不取全羅今更盡力進取全羅云我人聽而傳報
云矣天兵若撤回而倭賊再來則必復有去年之患我等與
具劉兩將熟議水陸要害處築城造屋及休國兵馬協力防
守云○備邊司啓曰設關築城事非今時所急亦非物力可
及但胡沈兩人以經略提督指意委往看審其為我國之意
至矣同事之人不可不擇遂金命元既逆元帥請令共為相度
施行上從之○春秋館啓曰實錄載來聖教允當待
教趙維翰以書冊向南原南原距內藏山下遠趙惟翰處禮曹

啟辭辭緣騰書使之奉審施行刷馬人夫整齊載來之意請

下諭于監司

上曰後啓高麗史東國通鑑輿地勝覽東文

選須並載來○五更有星似彗出於紫微西垣外近處大槩星

色蒼白尾長三四尺許○接伴使李德馨馳

啓曰臣詣提督

下處極言南方危急之勢提督答曰累催劉綎進勤而劉綎以

為大丘關緊守此不進逗留之罪終難得免今又遣親信家人

發牌催督駱尚志宋大斌既在全羅慶尚之境想已赴晉州李

平胡所率軍皆是勇敢必及馳救李寧祖承訓亦與劉綎軍合

勢大槩在彼軍兵一萬四千有餘賊不敢遽爾衝突竝有緊報

我當南下已選一萬八千待之云云○都元帥金命元馳

啓

曰到大丘叅拜劉綎極陳事急請援之由則頗有掣肘不能自

由之意即馳報于經略提督慶觀其意思不無坐待回下之計

事將無及至為痛悶崔遠率軍已到星州防禦使稱彌使之仍

領呀率急急馳援矣○慶尚右兵使崔慶會馳

啓曰與黃進

等退守晉州權慄等退守宜寧矣十九日朴晉等秘密傳通云

張把摠所授沈遊擊傳帖云日本攻打晉州之事彼因去歲被殺戮憤恨不平且宋老爺禁約之令昭昭在目奈何貴國兵士屢殺日本刈草之倭關白來文云彼既不遵大明約束休等亦可進攻晉州打破城池以雪前恥本府再三苦阻于先鋒行長大摠兵秀家副摠兵三盛等彼雖移文關白本府計其往返之程出于十日之外恐緩不及事耳且行長見本府言詞切迫亦為動容云我日本往晉州兵馬三十萬恐不能當修書密報本府之民預避其鋒銳彼見城空人盡即撤兵東回云此乃先鋒行長之言可信之也朝鮮將預知之云云○倡義使判決事金千鎰馳啓曰臣即於今月十四日到晉州城中牧使徐禮元以天兵支待出去初昏還來待變諸事相與講定十五日全羅兵使宣居怡助防將李繼鄭忠清兵使黃進助防將鄭名世京畿助防將洪季男慶尚右兵使崔慶會復讐義將高從厚等相繼馳到翌日全羅巡察使權慄傳令全羅兵使各項將領等並為出來諸將一時馳出城中洵懼事為漏出臣與崔

慶會黃進等艱難收合而並不過三千餘名城子廣濶軍卒如此飢餒之餘防禦未易極為悶慮大槩晉州實是全羅保障巡察以下撤其蔽遮移去山陰尤極悶慮云○癸亥司諫院 啓
曰牙山縣監權愉人物驕暴處事悖妄民不堪其苦一家之內亦多不近人情之事甚至 先王後宮慎淑儀汎遇縣地艱苦之狀慘不忍見為土主者所當盡心厚待而略不動念自 上屢勸 下諭而亦不舉行頃日使 命過去之時淑儀使女奴持諄札告飢聞者莫不憶淚愉之殘忍無狀極矣請 命罷職不叙 上從之○司憲府 啓曰頃日生擒倭賊行刑時宣傳官沙應裕押去全不檢察諸具致令兇賊奪人佩刀斫傷二人將至死域極為駭愕請 命罷職 上從之○上教大臣曰觀賊衆盡向右道其窟穴釜山等處其類必少梁山機張等邑我軍已為收復若從此處直進急擊覆賊巢穴盡焚猴糧營寨又擊走梁山之賊以通我國水兵之路扼其海曲則賊失其巢穴後顧不敢深入我可以得志矣今日滅賊之策恐無出於此

第以我 國兵力寧能辦此此意或告于提督經略議處回

啓曰賊衆盡向右道則釜山等處留屯必少如以輕兵直搗楚

其軍實營寨且通我 國水兵 聖教允當此孫臏直走魏都

韓信先入趙壁之計也臣等亦嘗意及於此而未及 啓稟矣

然凡區畫分付必極其細密然後不至僨事目今諸將多在晉

州城內李賞高彥伯郭拜祐等亦在三嘉以為晉州外接都元

帥權慄史臣曰為人性品庸常別無聲稱適值機會偶成幸州

鳴乎以如是不學無謀之輩委以重寄國不知元帥之命欲守

家任人其可謂稱其職乎事之不咸宜矣全羅踰入南原若聞已適本道監司則必還嶺南矣其在左道

者朴晉史臣曰晉 慶健之士也當慶初為密陽府使小有把截

也金應端鄭希玄朴名賢朴宗男權應銖若干人今若使李賞

等移赴左道則晉州尤孤而莫遏衝突湖南之勢誠非細慮莫

若只令朴晉與左道諸將李時言等使之辦此蕩覆巢穴之功

而慶州府尹朴毅長蔚山郡守金太虛亦兼職驍將可以助勢

行師用兵則雖晉主之而至於調兵繼糧不可無主管之人都

元帥權慄遠在右道聲問難通使左道監司韓孝純隨往軍後
調發宜當然非 天兵炮手則難以成功劉綈處借得一起數
千人則是矣此意 下諭于朴晉韓孝純權慄等處何如 上
曰非 天兵真能辦此幾不可失卿等兼為周旋以建不世之
功予意 天兵一枝不足劉綈若盡率其眾直趨與我協力攻
破則蔑不濟矣只望卿等斯速圖之○備邊司 啓曰伏見昨
日來到慶尚道諸將官狀 啓本道之勢極為危迫招出其中
要緊之語作為稟帖送呈經略而提督屢亦為送呈為當且韓
孝純狀 啓本道糧餉左道之力可以當之况右道及全羅道
運米晝夜來集保無難繼之患所憂者 天兵終不下耳經略
前示以書狀本文尤似取信此書狀亦送尹根壽處使之呈進
○移咨于經略宋略曰慶尚右道觀察使金玗馳報釜山沿海
諸賊合勢北上攻陷咸安郡劄陣不記其數勢極猖獗聲言將
陷晉州向全羅以報前日被殺之怨又設慶尚左道觀察使韓
孝純馳 啓太和留賊將要退道將伊窩鋪盡行焚燒而黃山

等處諸賊日就稀疏機張留賊亦被我軍勦殺縣治收復自慶
州逆南道路漸通可以行兵當職為照兇賊狼貪禍心未艾諉
言報怨又謀內侵直從水陸而進如豕之突不戒後防想伊金
山等處沿海諸巢留兵必少哨備必疎燕且卷房積糧開市販
貨乘虛火攻此正其時目今東邊諸賊節被勦殺一帶郡縣漸
次收復如蒙選調精銳乘其留存者無幾直擣前項地面焚伊
營寨與伊軍實而又破熊川等地扼其要害以通我水兵之路
則伊將腹背受敵進退無據此孫贖直走魏都韓信先入趙壁
之意也第念 小邦兵力孤弱甚矣既捍西路又要東勤形勢
雖便難以成功願藉協助以收全勝煩乞貴部星火行文著令
副總兵劉盡調手下川兵協同 小邦軍馬共趨巢穴蕩伊根
本非徒坐折兇鋒亦可救垂亡之勢矣云云○備邊司 啓曰
伏見忠清監司許頊狀 啓及宣 傳官宋承祚書 啓懇以
所聞則新出赴戰之人沿路作亂罔有紀極所經之地有甚
於倭賊焚蕩之憂極為痛憤其中尤甚者推閱梟示徵一勵百

之意密通于都元帥處○甲子義禁府 啓曰罪人趙挺當依

下教除刑推照律而以當初拿來 傳旨奉 御札于 東

官經月之後緩緩呈納觀之則稽緩制書之律可以當之以結

未委棄 君命邈不動念觀之則毀棄制書之罪相似而亦無

毀棄之事奉 傳旨之辭前後有異自下擅便為難敢 稟

上曰不過稽緩之罪耳當以此照律○備邊司 啓曰伏見李

元翼狀 啓 天兵攪亂平壤城中日甚一日支持各官漸次

逃走適鄭同知來到凡干作亂人等推捉懲治邇日稍可堪文

云而鄭同知言當初經略分付開城平壤俱是殘破地方以我

駐平壤以趙知縣住開城撫安瘡痍今以南邊消息將並還京

城休可 啓知 國王轉通經略使我駐此則我當在此以安

予遺之民云近日 天兵擾害間有紀極若使同知知縣大兵

回還前留住兩處鈐束 天兵則極為便當此意移咨經略○

全羅觀察使權慄狀 啓略曰嶺南完賊六月二十二日來犯

晉州四散焚蕩二十四日圍晉三匝或作竹橋或作竹桴或以

高木作假樓上可立百餘人放炮之聲徹於四境南江越邊不

知其數作陣晉州接戰今幾七日云矣○海平府院君尹根壽

為人性本疎闊處事率爾然好讀書馳啟曰提督旗牌官賈稟帖來與旗鼓對

話曰七月初四日發自王京其日沈惟敬與倭將小西飛宿

竹山定計而初六日當到王京矣大槩彼賊掠晉州一則關

白之令本如是云一則實無糧食要搶全羅道之糧路經晉州

故攻之云沈惟敬聞此言詰小西飛曰徐與我同來者以求貢

也而今更搶晉州是何故耶將使宋李二老爺不信吾等之言

則禍將不測奈何且曰初二日聞賊營飛語曰以漢江為界西

屬大明東屬日本講和始定提督聞之大怒曰此賊不可不

勦殺即更選精銳一萬三千待時而動云○朝鮮國王為乘

賊西侵直擣巢穴事本月初七日據諸道都巡察使金命元馳

啟該蔚山郡守金太虛飛報聞據逃回軍黃末春供稱本年

四月二十三日被搶坐舡隨到絕影島地面看得倭賊盡打材

木蓋造房屋將伊所運糧餉分積一百餘處及有對馬裝糧舡

隻陟總出來又於釜山海口開市買賣築臺構屋極其華麗
曰日本大上官安下之吓等因又該本月初十日據慶尚右道
觀察使金功馳 啓該星州牧使郭再佑飛報釜山等處沿海
諸賊合勢北上攻陷咸安郡劄陣鼎津南岸又有一起不記其
數自歧江駕船進來於宜寧縣嘉禮里中橋等處肆行焚掠勢
極猖獗聲言陷了晉州將向全羅以報日前被殺之怨等因又
該本月十一日據慶尚左道觀察使韓孝純馳 啓該慶州府
判官朴毅長飛報令裨將李克福領兵三百員名進勦山郡有
留下倭賊從南門逃走盡被截殺又該本官飛報聽得太和留
賊將要退遁將伊窩鋪盡行焚燒而黃山等處諸賊日就蹂躪
梯張留賊亦被我軍勦殺縣治收復自慶州迤南道路漸通可
以行兵等因得此當職為照兇賊狼貪禍心未艾諉言報怨又
謀內侵嘯聚各處之衆直從水陸而進如豕之突予戒後防想
伊釜山等處沿海諸巢留兵必少哨備必疎兼且蓋房積糧開
市販貨乘虛火攻此正其時目今東邊諸賊節被勦殺一帶郡

縣漸次收復如是選調精銳軍士乘其存留者無幾直擣前項
地而焚伊營寨與伊軍實而又破熊川等地扼其要害以通我
水兵之路則伊將腹背受敵進退無據此孫臏直走魏都韓信
先入趙壁之意也第念小邦兵力孤弱甚矣既捍西路又要東
勤形勢雖便難以成功願藉協助以收全勝煩乞 貴部憐職
危邀亮此機會星火著令副總兵劉盡調手下川兵協同小邦
軍馬共趨巢穴去處蕩伊根本要地則非徒坐折凶鋒亦可救
垂亡之勢矣除將前項緣由備咨經略兵部及提督府知會以
為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右咨 經略兵部○乙
丑 上教政院曰晉州之事極為危急觀今賊勢實非尋常若
盡陷晉之四面之邑列營分屯絕其內外曠日持久以困之則
雖善為守城終必自斃今日救晉州一列為急經略前為稟此
事則已為傳教矣提督前前雖請救連續請援可矣亦並為之
○上教政院曰今者彗星出紫微近處聞 天朝金相善天文
相在經略幕下卿可致款于金相密問其休咎以啓之意下書

于判中樞府事金晬

史臣曰晬早有清望然前為慶尚監司時大失民心及賊到境上竟致羣情渙散

上教政院曰咨文章內云使沈惟敬率其倭賊不得西向而經略既以不得分付云云今此咨文中只以倭賊不測之患奏聞而已沈惟敬率倭向西一款刪去何如令承文院議啓

○承文院 啓曰當初沈惟敬率倭賊三十餘名通貫我國仍達 中朝故不勝憤惋欲為具 奏矣今者惟敬帶賊已到

京城而自京以西則經略已有分付使不得前來今此陳 奏

別無要請只說破沈惟敬事狀而已事涉未安此 奏文勿為

只送督兵勦賊之 奏何如 上曰雖然予意不必指斥沈惟

敬只說破倭賊情狀使 朝廷知其詐和窺覘之狀似不得已

○承文院 啓曰倭賊詐和窺覘情狀不可不備細 奏知依

上教詳悉添入於告急 奏文之中似為無妨 奏文黑草

既已寫完矣但後來之報界限漢江等語及沈惟敬率倭賊來

探事狀俱係緊關不可不添入於奏文中上役之○政院

啓曰執義許箴狀啓今月十一日有白虹之變而觀象監

不為入啓請當該官負推考上役之○備邊司啓曰伏

見接伴使李德馨文臣曰為人素有才藝弱冠超陞崇秩專以媚悅為事上傾意任之狀啓

黃廷或之事極為痛惋史臣曰廷或與其子罪大惡極竟保首領豈可謂國有常刑乎自上

為宗社萬世之讎雖二王子被擄曾不掛念彼猶以黃廷

或謂奇貨以為誘脅之資尤為痛心急送金吾郎一人到京即

時拿來使賊知我國確然不搖之意少洩一國之惜此意

下諭于右議政俞泓及接伴使李德馨且使京畿監司同參

措置亦令發軍次次防護而來上役之○備邊司啓曰伏

見權慄狀啓兇賊以百道攻打晉州天兵尚不馳救外接

之對陣者只宣居怡李薦洪季男而已其勢極為孤單稟帖則

本已繕寫矣觀權慄之意只欲把守要害保全湖南而已無撥

送軍兵急救晉州之意救晉州乃所以救湖南也此意急速

下諭于權慄上役之○夜五更彗星漸移東北行在於八穀

星下內階星前○都巡察使權慄馳

啓曰嶺南兇賊本月二

十二月晉州圍城之後四散焚蕩體探塞路本州消息絕不得
聞二十八日雲峯假官南侃馳報山陰縣守官吏回荅文狀晉
州圍城後賊徒彌滿四境城中應敵施措不得通知丹城地梁
川一處新安院一處丹溪縣越邊一處不知其數屯陣全羅兵
使宣居怡與京畿助防將洪季男巡邊使中衛將李薦相對結
陣咸陽守城將回荅二十四日圍晉三匝或作竹橋或作竹枰
或以高木作假樓上可立百餘人放炮之聲徹於四境南江越
邊不知其數作陣丹城東面丹溪等處伏兵之賊數多焚蕩此
是大槩傳聞而晉州接戰今幾七日一未聞的報極為悶慮○
丙寅司諫院 啓曰戶曹判書金命元為人過於純厚而自變
元帥則非其任也自變
生之初受元帥重寄前後退縮畏愒之狀不一而足高免譴罰
亦由事勢不得已也至於京城賊退之後遽罷諸陣之兵及聞
追擊之令已散之卒不即收聚以致事機失誤 天將笑侮其
債事辱 國之罪大矣請 命罷職京畿既復賊勢稍退 大

駕前進一日為急頃者滄瀆連月道路艱險 停駐此邑出於

不得已也畿土遺民日望 鑾輿弘路列郡候待未罷今聞小

王子及卜物之留在海州者自 上並 命還來此豈 聖

上以駐之計而遠近聞之莫不失望經亂民心益復渙散將無

以收拾茲者秋霖將霽天氣向涼請 命速定行期以慰民望

上曰金命元勤若亦至矣已為遽差不可至於罷職前進事

當商量為之○大臣 啓曰三四品朝官自來不多近以兩京

收復後入來官員皆不許除職以此之故尤為乏人間以義兵

募粟從事等事多為收叙而以當初未得 扈從恥於從仕其

間遲回顧望之人自有 朝廷公論可以懲治或以道路不通

未易馳詣勢使然也非如唐之王維哥舒翰受賊官爵之比而

斥之不齒朝端恐非今日延攬之道此令不罷羣心不安此係

當今用人急務惶恐 啓 上曰繫大義難從○備邊司

啓曰近者京城及下三道公行及文移皆自黃海道到長連歷

龍岡入來責出刷馬步役等事一邑之力既不能支而刷馬不

足耕牛繼之以長連一水為界彼此牛馬若過一水皆不得推
尋民間之苦甚於天兵侵責云 大駕所駐之地其弊若茲
極為未安罷岡去此不遠長連只二日程此兩處以有名望文
官差送檢察如有違者即 啓聞治罪似為便當 上曰依啓
不但此也側聞凡往來人負一路作弊極其侵責民不堪其苦
處處踰究如是而欲望民心之安左矣然未聞有糾劾今後幸
檢飭備邊司回 啓曰 聖念及此臣等不勝感激此時民生
被侵之狀聞之惻然如有犯者隨即糾劾檢劾之意 下諭于
平安黃海監司 上從之○上教政院曰科舉之日在邇何至
今不為規矩取稟乎回 啓曰問于兵曹則未及書 啓矣
上曰別試規矩依水柔例為之鐵箭中數後騎射不中者常時
分數不足者為銃三柄試放一中以上並取○備邊司 啓曰
伏見經略移咨以倭賊屯住釜山為言而議及留兵一事目今
賊兵圍迫晉州將犯湖南聲言以漢水為界有長驅直擣之意
小邦之勢誠為岌岌今方籲憫請討之不服留兵之事非今日

所議徐待此賊進退別有所稟以此意回咨 上從之○戶曹

二十一日 引見時平安監司李元翼 啓請中和民人當蠲

減雜役以示嘉獎之意云本府人民終不附賊力戰不怠果為

可尚限癸巳年 祭享之物及奴婢身貢外其餘一應貢物並

為蠲減以示嘉獎之意 上從之○禮曹 啓曰摠護使崔興

源狀 啓妻扇戴圭之制問於本曹矣即考五禮儀畫妻圖則

其高廣尺寸衣以白布柄長又黼黻畫三色所畫之形詳細記

之而至於其緣皆畫以雲氣無飾玉之文其註圖點下引喪大

記之語君歸棺黼妻二黻妻二畫妻二皆戴圭士大夫戴綏云

即取禮記喪大記篇考之則妻兩角戴以圭玉綏以五色彩羽

垂於角云古者飾妻之制也問于曾經 山陵都監官負則前

日未見此制云而儀註圖寫內不畫圭玉之形不書某色之玉

今世不用古制明矣然事係 山陵之儀敢稟 上從之○劉

負外移咨曰 王咨來宜乎忠于我 皇國孝于爾 先王以

保載有基若灰復燃若木復蘖忘于艱難不恤廢躬明于春秋

報仇之義 王之氣振矣爾大夫士咸知不與賊共乃生本部
允茲動于心克服 王之義初惟知賊降入于海疇曰媾我
彼賊兇斯寬其戮而許崩角于釜山何斯而名媾焉今沈遊擊
與賊三十五名來惟聞乞免戮若曰貢由此罔所依聞惟經略
鉗賊三十五人于 王京不許來西土沈遊擊亦罔知何以復

命致彼詞如若所聞粵

朝廷有

皇綱經略有軍興本部

懸制度雷奮于天地彰明火之烈烈奸何由肆賊胡得恣厥詭
王勿憂焉夫今之政惟知保我 王京中為制扼我烏嶺塞津
要接我全羅從于征外三者罔我聞我既爰宅茲彼賊者斯何
忍爾拂經之求卜稽曰陽城大意神明所都絕無賊犯弗越毀
我盆泛我酒食龜與著協罔有欺 王勿憂焉吁既恫爾 先
王之辱是天其永爾命于新 國紹復 先王之典刑父之仇
不反兵而闔 王其介乎胄乎策其馬大夫士既恫父母兄弟
妻子之仇何不為 王導修爾戎兵彼春秋之義豈曰戎復戎
心乎已我將驅我師趨漢陽由公州而陣于南原蜀之兵具之

干繼尾于靈山惟恐 王與爾大夫士之弓不張矢不銛鐵劍
弗利矛弗長火弗炎心弗同食之弗足祗拙于海濱若蛤若蜆
之弗出是忘爾 先王何仇之復夫蜃猶有赤氣干于天其從
我于征哉賊稼于海田其偵徃刈禾勿使有秋 王勿怠朝怠
夕令衆悉至于庭聲曰忘倭揚 先王之骨乎膽苦否集各縣
道之勇圖寧武厥功我必為 王恢爾邦克全若忠與若孝
王勿憂焉故咨 上教政院曰此何如咨乎譏弄者乎仍令承
傳色聽其口讀未解處論之○遼東鐵嶺衛儒學生方元善
上以安長治策要其文曰竊惟王公設險以守國自古記之矣
然險非他即城與池也吾子 貴國幅員雖未嘗遍觀盡識姑
自其所經歷者言之非無城也非無池也而卒不能守者豈險
其所險非王公所設之險乎不知王公建立城池以為有形之
險必四野平坦不近高山不臨深河周圍大不過三二十里小
不過八九餘里甚有三五里者意在便于防守尤固結人心以
為無形之險萬無一失耳今 貴國城俱隨山高下周圍曠野

中多山林城不堅高內外相望一遇有警民不便于守官不便于督也是有險之名而無險之實豈王公所設之險乎又豈王公所守之法乎我皇上以不殺為威屢行勅諭准降納貢此恩既施國可永保無虞不然今年殺敗明年復來今則殺絕後必復聚將不知其所終矣所以議和為上策也今之計急擇陽明平實之地勿近高山深河之區築以高城鑿以深池更于沿邊外籍江漢實為天塹之險內列堡臺尤為保障之固將領常于操練士卒習爾干戈易寬袍以鐵甲更大帽以明盔吾擾茲地方七月矣萬苦千辛誠非筆墨所能述九死一生諒有耳目以習聞何庸吾贅但今凱旋奏捷之際先赴經略等處回復曾駐平壤專人致謝草以膚見附投奉覽不識賢王與各執事以為何如幸賜玉音倘見採擇仍細開款另上慎勿曰書生之見不足取徒自貽伊戚莫可救也謹此獻且規焉謝並辭焉云回帖曰惟大人龍翔衛序餘事韜鈴投筆隨征榮臨陋地以為弊邦城郭悉傍河山乖王公設險之義被蛇豕憑

陵之禍俾居平地以禦外侮仍言操備之法及以冠衣之制俱
中今病並合機宜高明之見寔遠之慮委非謝勞所可髣髴
復來戡銘感彌深職重罹毒禍保障又失災將及膚死已無所
仰天槌宵百哀推心所賴 聖皇息撫諸賢曲庇耳親兵未歸

駿骨捐溝緣職之故慙惋如何仙旆遙歸清覲竟阻瞻想之懷
只增依依不腆土宜具在別幅不宣惟諒○丁卯 上率百官

哭臨

兩

陵未及

改葬故每

哭臨於期望行

哭臨之儀

○上教賓廳曰觀秀吉之志陰

謀益兇其氣日驕已為添兵而來期吞兩南其勢必非數年可
解以我國兵力決無却退之理雖較以留在 天兵不過三四

萬而疲老已甚恐未易敵上 奏請之時以水陸並進為辭

而 天兵只戮陸兵矣又曾見通報中有人忘其名題 奏請

戮江浙水兵直擣賊巢云云予意極陳兩南若為賊所據則國

亡無日而天下自此多事矣願依張亮蘇定方古事大戮水兵

並載糗糧或自天津設船或自登萊開洋舉帆直到小邦平安

黃海等道循海而南以小邦之人作為嚮導至熊川釜山等處

與小邦水兵協力進勦覆賊巢穴水陸挾擊則一舉而殲盡醜類天威遠暢萬姓無虞然此落落難合天朝恐或不後然

在我陳奏則似不可已予日夜憂憤此賊不討生猶死耳未

嘗一刻忘于懷而無他善策故欲陳奏如是卿等亦念及乎

否反覆容詳籌度曲折以啓○賓廳大臣回啓曰伏承聖

教仰惟聖上為宗社萬世之讎必欲勦蕩洒恥而後已臣

等不勝感激之至竊觀中國之人以先聲後實為兵家之勝

筭故每為如此誇大之言或云水陸並進或云直擣巢窟何嘗

實有此計乎况今風氣漸高海路漸難動天下之兵付之於舟

楫中國之人恐不肯許也其在我國之道只哀辭告悶而

已將此萬有一危之道至於陳奏有若指揮者然恐或未安

也無已則以此計策通議於經略使之題稟事勢穩便矣大抵

今日之勢兵非不足天將以苟異無事為良計徒恃不可成

之和議留此之兵不盡南下已調之兵亦不赴敵孤城危急而

不援克賊旁掠而不勦坐費軍餉生民國勢漸至於無可奈

何為今之計唯以至誠感動經略提督之意使之協同我兵銳
意進剿則庶可却退此賊而臣等才劣識暗無計辨此只日夜
煎悶而已 荅曰知道○諫院又 啓工曹判書金命元罷職

事 荅曰雖無立功之事其勞苦夫豈少哉何至於罷職不允

累 啓不從○領議政崔興源為人純厚謹慎且有德望但所
可惜者與時隨波居相位二年

未聞有連
白之事矣 狀 啓曰兩 陵賊變慘不忍言臣民之痛五內摧

裂伏想 聖心尤為固極 還都之念一日為急而第緣經略

之行不即決定適值事機如此實出於勢必然也伏聞經略今

已肯許決意移駐云其餘他事不暇顧念即 還京師 先審

宗社舊基慰安 陵寢撫諭子遺之士民其在今日最急者

也賊退之初都下士女日以雲集咸願須臾無死復覩 車駕

還臨扶老携幼翹首以待日月頗久望斷西天僅得安集者稍

稍還散死亡相繼積尸盈路見之慘目言之吞聲伏望 夬賜

聖斷速 還都上 慰 祖宗之靈下副來蘇之望不勝幸

甚 留駐海州未即 還都則人心渙散有同覆瓶之水難以

收拾矣今者倭寇尚未渡江天將淹留徒費糧餉無意進兵
傾心講和沈惟敬近將率倭來到不共戴天之讎偃然引接略
無顧忌是無 朝廷也在洛諸臣憤惋連日呈文聽之邈邈寧
欲溘死不見也○備邊司 啓曰以聞龍山病倭五十餘名尚
今留在云此賊雖 天將所欲留者尚不能以計漸漸就盡猶
為國有人乎此意密通于在京大臣何如且頃日寧邊下送順
倭雖解造銃之技此賊終非我用速為處置便當 吞曰寧邊
下送之倭乃焰煽教誨者待以不死可也今不可殺龍山倭事
意則至矣力爭於提督或許誅之則可矣今乃潛行就盡之計
則非王者之事似為未安○慶尚右道水使元均馳 啓曰倭
船六百餘隻蔽海而來追來船隻亦為不絕不無直犯湖南之
計三道板屋只有一百二十餘隻本道焚蕩軍糧已盡許多士
卒飢困已極死亡相繼操舟無策極為悶慮云○元均又馳
啓曰臣與李舜臣相為約束閑山等島結陣但兇賊陷晉州之
後全羅沿海居民賊未至境先自騷動或焚官舍或掠倉穀到

屢皆然矣○接伴官成均直講徐渚馳啓曰自咸安奔潰之

後賊勢甚盛殺戮之禍有甚年前賊之先鋒已到晉州右道觀察使金玘及倡義使金千鎰等告急之報日至三四都元帥金命元稟帖于總兵請發兵馳援總兵荅曰我須經略提督牌文之到當即調兵赴救金玘告急之報又到云晉州被圍已三日矣城中糧盡外無救援京外將士潰亂四散無有一人提數百之卒近晉州百里以為聲援者若過數日則晉州失守而湖南一條路無復有藩籬之可恃者言念及此唯有一死云臣即詣總兵前示此告急曰事勢如此小邦存亡係於此舉如或不及赴援則陪臣等欲共蹈東海而死矣總兵劉曰你說與接伴及布政使等我冒雨行軍不念青泥沒膝以赴你國之急我不負你矣又曰我兵不滿五千若三萬兵則關白來吾何畏彼哉又曰提督沈遊敬若在則你國存亡未可保也你國百姓膏血推剝已盡殆哉豈豈有甚倒懸而坐待四千里燕京徃來講定朝貢之路而罷兵以此舉措於汝心可乎未耶○慶尚左道觀

察使韓孝純馳 啓曰被虜還歸黃廷或本月二十日出自釜

山昨日夕來到大丘呈單子于臣轉達 朝廷矣其單子稱卑

務陪 王子五月初六日到密陽府賊將載一行上下于其船

發向其國到多大浦前浦則留陣釜山三賊將來見 王子慰

勞甚至曰今夏不可渡海安心留此吾等當周旋俾免危險數

日清正以關白書來示 王子其書以為 朝鮮 王子到此

不關還送于 王京云以此回棹其船泊于金海地五月二十

三日還向釜山羈留于所館先此 天使二員先往日本故一

行苦待 天使回來而久無風便六月二十二日平行長自其

國先出來以為和與不和間生捕 王子可為放送但晉州牧

使殺日本人甚多此讎可以報之沈惟敬日請放送 王子偕

行且勿加兵於晉州行長曰 王子雖令放送而用兵則關白

之令不可違也惟敬固請不已行長曰不久當還姑待惟敬曰

夫人以下及老病陪臣請先放送行長曰夫人先出送則彼此

憂戀生病老病人不關可先放以此惟敬先帶卑務出來且

王子放出之期募人入送今已七八日如此遲滯之間 王子
行次出來以此尤不敢徑先馳進無任伏地待罪云黃廷或既
為罪人所呈單子轉達未安單內之言皆係兩 王子起居具
錄馳 啓○申時日暈一更月暈四更密雲彗星客星不得看
候 上教政院曰赴舉之人皆云無馬其不然乎予聞之司僕
寺有能走馬下于試官所使之試取如何此予惜其人才之意
也且南方聲息甚急此人等欲即赴戰而預定將領發遣之日
亦給軍裝如何言于兵曹回 啓曰近來 國無紀綱人心詐
濫今此以無馬呈訴之人非但無馬亦有不能騎射而假此為
言者矣然太僕寺如有能走馬則下于試官所以給無馬之人
恐或無妨且南方聲息緊急此人等亦可入送但試畢之後方
始發送則必延半月事甚稽緩且本道武士已赴者甚多行齋
居送騷擾日甚莫若定將一人星火馳進收合京畿忠清各邑
軍功力戰之人及他驍勇之軍領赴戰所則事不甚緩允為便
益 上從之○上教政院曰晉州之事極為危急經略提督處

曾已為告急咨文矣雖連續日日為之何妨此意言于備邊司以晉州圍急請接之意成咨文某人定送何如亦問于備邊司且明日 奏請之行 奏請事急銀兩優給以送蕪程進去事

言送○戶曹

啓曰各道災傷上年因賊變未得驗踏依辛卯

年稅入例施行矣今年八月已迫而賊亂未平踏驗勢難亦依

辛卯年例施行事移文各道何如 上從之○接伴使鄭崑壽

李德馨馳

啓曰沈遊擊之行賊將入來則我 國不可供饋

之意臣等合譯官等告于提督則提督答曰我當以下人備給

云云夜二更遊擊與倭將來到接寓南大門外空家遊擊所帶

譯官來言遊擊下歸東萊西邊音問不通提督前後牌文被清

正中間攔阻不送遊擊所送稟帖亦為攔阻倭人欲挾與過海

遊擊以死固拒相詰三日及聞提督領大軍已駐聞慶而倭賊

又不肯趨還 王子遊擊憤傷和議不成而自分必死心病大

作滿身渾浮黃廷或病留大丘府而兩 王子與黃赫時留釜

山平義智陣中兵部石尚書宋侍郎及李提督前倭賊所獻鎗

劍雜物甚多一路賣出刷馬多至百五十匹極為騷擾引入仇
讐痛惋罔極王戚兩將亦姑停行計沈之此計恐益誤大事憤
悶欲死云○戊辰司諫院 啓曰醴泉郡守鄭士信上年變初
身居諫官之列托以私親上 疏請歸自 上至下不可私顧
之 教而纔出京城便奔妻父任所求得倭級以圖免罪之地
遠爾收叙物情已為未便今受本職公論益激請 命罷職以
懲人臣遺君不忠之罪 上從之○大臣 啓曰行在所凡物
草草若有施行之事緩不及期勢使然也 靖陵修改初定於
七月初九日今則改定以八月十五日即遠之禮有進無退前
定之日雖以事故遲延未及改定之日還為太遠極為未安請
令該曹進擇日期凡合情禮問于都監所入物件已為完備無
缺在平時禮當如是况戎事方急羣情皆為未安敢 啓 上

史臣曰以春秋之義言之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以示萬
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必能討賊復讐然後為有以葬者不
則棺槨衣衾雖極豐厚實與委之丘壑無異其義深切著明

矣今此宣靖兩陵之變有臣子不忍言者不能討賊復
讐而雖得極厚改葬何以慰在天之靈而合春秋之義乎
斗壽等只以不及改葬為未安是掩葬之常禮為重而復讎
之大義不明也哉

從之恭承旨沈喜壽 啓曰賊勢熾盛 國事汲汲 宣陵改

葬已卜二十一日更無進退矣 靖陵遠卜來月十五日極為

悶慮今月內急速改卜行禮為當伏聞諸事已為粗完設使有

一二未備之事當此危迫之時莫如速行事係重大惶恐敢

達 上從之○上引見備邊堂上

左議政尹斗壽左贊成兼球吏曹參判具思益兵曹參判

沈忠謙昌山君成憲並同副承旨張雲翼直提學白惟成持平柳慶寅正言趙存性莊書南以信檢閱金尚萬沈折上

曰晉州如是危急何以為之忠謙曰晉州城池堅固賊雖不得

易入若久圍糧盡則城中之人自爾就盡矣 上曰參判言是

矣堅城之下雖不得入以圍則無奈何此非我國之兵所能却

退必與 天兵協力救之然後似可保全不然則城中自爾枯

死何以則可得 天將之協力乎忠謙曰 天兵遲留不進之

意有二端信聽沈惟敬之和議且與經略不協近日雖稟帖頻數天將視為尋常不為動念必使天將感動其心然後事可成矣上曰前日奏本之事予意甚悶故不稟於經略使之兼程進去若經略以不稟之故有未穩之意則甚不可矣我國存亡皆係於經略不可失經略之意也斗壽曰令黃璉只示奏本草於經略衙門先探其意後進去為當忠謙曰經略見奏本必有追還之患矣一番稟問可矣上曰左相先探之言可也忠謙曰經略必怒矣上曰晉州被圍已久城中士卒固無逃出之路守城則雖似可為但恐城中馬草已乏戰馬則想必盡死飛鳳山乃郭再祐前日所陣處也而今皆為賊陣晉州被圍已十餘日矣城中將士必有與在外將官相通之事今則全未聞潛通蠟書等事可悶忠謙曰解晉州之圍必如提督攻平壤之勢然後可以為之矣上曰晉州城中形勢贊成見之乎琢曰臣少時暫見之矣上曰蠶石如大定清川乎琢曰蠶石之水環流城下有糧則可以守之矣若無糧而受敵持久

則自爾枯死矣忠謙曰小臣每欲啟達而惶恐未果也今日之事感動提督之心乃可圖之前聞提督欲見上手字云自

上親寫一札或遣宗戚或遣中官哀辭懇告則提督必翻然悟矣琢曰人君之道務存大體何必為手書上曰左相之

意何如提督自欲舉師則何待予手札後為之張雲翼曰小臣之意如沈忠謙之言琢曰此非帝王之大體忠謙曰鄭琢之言甚不然昔廣平王倣拜乞於回訖馬前若事係宗社則體貌

何關焉上曰大槩中國與夷狄講和代或有之今乃聽沈惟

敬之遊說欲成和議且天兵雖有三四萬非但與賊勢不敵

深入我境師老日久皆是疲困之卒十萬之賊其何能當之必

如古之岳飛然後當此賊今見天將皆非特異之人恐為不

利故故為之遲留矣夢寅曰京城進駐一日為急而頃因潦水

停駐於此而城中之人望之如雲霓存性曰進駐之事前已

啓達矣小臣往來海州時風聞小王子侍陪之人奪人衣

服甚多調發人馬亦多以此民怨益深當今之務收拾民心為

上而自 上只修治器械而已未聞有愛君惻怛之 教宰列
亦不進儆戒之言古者堯舜之聖亦有進戒之辭今則未聞焉
夢寅曰揀銀極是好事而 天朝揀銀之人率通事貽弊民間
監揀之官皆是卑微尤致騷擾監揀官譯官治罪使不作弊
上曰今日之事如人病重氣在咽喉不違他事先治急病可也
我國非徒軍食罄竭兵力亦缺雖或抄括皆疲頽之卒欲令下
三道設科何如或者言頻試科舉則軍額減縮弊多無益云此
言信然但古有別侍衛使以及第之人皆充別侍衛則豈有軍
額減縮之弊乎且此時豈可拘於常規乎予意令下三道設初
試各定一千斬一級者許及第似當議者或云目不見倭而貿
得倭頭云雖或買納除一賊有益於 國家有何關焉存性曰
前日取科赴戰之人中路奪人釜鼎若倭賊過慶民不堪其苦
而如水原社倉至破開倉庫偷取官穀云 上曰統領無人乎
忠諫曰雖有統領之人軍律不嚴故也且曰小臣近日抄錄軍
分之人則二千七八百人而或觀其為人皆是勇健之卒若厚

待此輩以責其效則皆為常勝軍矣 上曰如何可以厚待忠
謙曰赴戰之人或賜弓矢或加護恤此謂厚待 上曰此言至
可忠謙曰頃日先送之人給青布一匹或給馬匹以送矣 上
曰晉州何以為之忠謙曰今日之勢感動提督經略之心與我
兵協力圖却之外更無他策矣 上曰賊勢浩大不計死生前
驅突入後軍繼至有進無退此賊誰可當之存性曰前聞金大
鼎之言賊有登城之力無陷城之具云矣 上以地圖示雲翼
忠謙曰蔚山梁山已無賊巢云由此經進則猶可圖之而誰可
為者○黃海道防禦使李時言馳 啓曰臣等以晉州外援自
三嘉古縣進軍兩斥候將安仁武金億麟等進告曰有赤脫男
人草莽間寸寸前進執捉而推問則我本忠清道保寧居定虜
衛印滾也以忠清兵使軍官六月二十三日自咸安移入晉州
倭賊同月二十二日朝食時自宜寧無數衝突本州東門外山
上屯聚萬砲俱發 唐兵二十餘名以賊勢體探同在城中而
見賊勢熾張即即出去我 國諸將倡義使金千鑑慶尚右兵

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本州判官咸守慶金海府使李宗仁
巨濟縣令金浚民泗川縣監張潤泰安郡守尹龜壽結城縣監
金應健唐津縣監宋悌藍浦縣監李禮壽黃澗縣監

保

寧縣監李義精本州牧使徐禮元等留在城中同月二十日午
後倭賊二百餘名進迫東邊城底良久接戰多數逢箭以此退
兵自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倭賊圍城四面其廣至於五里許
散遣餘兵或一日程或二日程或四日程四隣各官高山深谷
要害處彌漫屯聚設伏使我軍彼此阻隔不得外援又以竹木
多作高梯塗以泥土俯壓城內放砲其上注丸如雨城中逢丸
致死者日至百餘人兵使黃進二十八日額上中丸即死二十
九日午後舉陣迫城下一時陷城城中血戰不勝城中壯士大
小男女其生其死不得的知俺則分衛新北門力戰矢盡墜落
城外埋於積屍中乘夜潛出登山艱步陷城緣由告于巡察使
云○初賊酋清正合諸酋兵聲言三十餘萬或云七八萬水陸
俱進將犯晉州時劉摠兵綏與兵遊擊惟忠在大丘路參將尚

志與宋遊擊大斌在南原王遊擊必迪在尚州沈遊擊惟敬方
在平行長營中與賊講和圖脫 王子宋經略移文惟敬責之
曰你既以令倭下海取歸 王子而賊猶屯駐搶掠不已你須
還入賊營分明曉諭不然我將移咨兵部重究不恕惟敬傳帖
於都元帥金命元曰日本攻打晉州之事彼因去歲於此被殺
甚多且船隻盡為燒毀是以忿恨不平况貴 國兵累殺日本
削草之倭彼將領問之關白關白曰你等亦可進攻晉州打破
城池以洩盡怨行長見本府言令晉州之民可避其鋒彼見城
空人盡即撤東回而已惟敬還自賊營隨行通事李愉說稱清
正力主此議言于秀吉期於必陷晉州而後已行長力止之不
聽故是行也秀家行長三盛吉繼等不往獨義智在應社之中
亦止不行行長送遊擊于梁山把手為別曰我力止清正獨不
回然止於晉州而已保無他憂也金命元與巡察韓孝純見惟
忠曰晉陽事急願盡力救之惟敬曰與行長終日終夜懇懇言
之行長之意亦然其勢已盛終不回奈何無他策欲令晉州

諸將空城少避不從吾言奈何時劉摠兵移書清正曰日本侵犯朝鮮毀我屬國兵連禍結比歲無休 皇上聞之赫然震怒特送節鉞分遣虎臣意圖盡戮長鯨水清東海邇因沈惟敬往回面講日本遂能傾心解甲約款乞盟盡行退還 朝鮮地方引類歸國又從釜山遣小西飛彈守以大夫叩款 天朝俟命一念至誠深可嘉賞故 天朝所遣數百萬兵將盡止鴨綠江頭大將提督李總兵二萬駐 王京郭摠兵陳總兵李總兵領兵二十萬駐遼東兵副將領兵二萬與諸將分布平壤開城者十萬有餘俱按兵不動恐一與交鋒便爽約議失我堂堂天朝覆載度量不意汝等歸志不決復攻晉州頓背前盟云洩舊忿夫 朝鮮八道地方已破其七士女橫罹荼毒者枕骸遍野懸首楹杆亦云慘極更復何讎矧晉州黑子之區何必以少嫌介意而甘夫大信於 中國哉及今尚當易慮改心速速撤兵東返則我輩必不舉兵相加失信外國務令汝等不遭鋒鏑航海生還若復執迷兵難遂寢必致烏尾禍舩樓舩栢舩龍舩

沙船艙船銅鼓小艚海初八刺虎八獎等船裝載水軍百萬邀
截海涯斷及歸路絕汝糧餉不待決戰爾將自斃島嶼片甲不
遂還矣且開白與汝厚是比肩爾等被彼牢籠但聽驅使關白
既慕天朝而納貢汝等何向晉州而攻圍今日進退之間利
害所關非細三思自審免悔噬臍賊猶不聽時邊報甚急倡義
使金千鎰領兵三百以六月二十四日馳入晉州忠清兵使黃
進領兵七百慶尚右兵使崔慶會領兵五百義兵復離將高從
厚領兵四百副將張潤領兵三百義兵將李繼璉領兵百餘義
兵將邊士禎遣其副將領兵三百義兵將閔汝雲領兵二百先
已來會與本州叅使徐禮元及金浚民李宗仁等方議守城七
月十九日金羅兵使宣居怡及洪季男等領兵來會以為賊衆
我寡不如退守內面金千鎰抗言止之居怡季男等出陣于雲
峯二十一日賊二百餘騎出沒於東北山上二十二日辰時賊
五百餘騎登北山列陣耀兵城中按兵不動已時大衆繼至分
為二起一起陣於開慶院山腰一起陣於鄉校前路初一交戰

城中射中三十餘人賊斂兵而退初昏更進大戰良久至二更退三更更進五更始退先是城中聞賊將至以為城南壘石南江最險絕賊必不敢犯惟西北可以鑿壕遂鑿為壕潢儲水其下只有東邊為受敵之地至是賊鑿決其壕待其乾涸負土填塞作為大路二十三日三戰三退其夜又四戰四退賊乘夜一時大呼聲振天地城中亂射死者不記其數二十四日賊五六千添兵而來陣於馬峴又有五六百添兵陣於東邊二十五日賊於東門外填土為陵因作土屋俯視城中放丸如雨忠清兵使黃進亦於城內對築高陵自昏達夜進盡脫衣笠親自負石城中男女感激涕泣竭力助築一夜而畢於是放玄字銃筒中破賊窟賊即改是日三進三退又四戰四退二十六日賊作木櫃裹以生皮各自負戴以防丸矢來毀城子城中以大石滾下射矢如雨賊乃退賊又建二大木於東門外上設板屋多放火於城內城內草屋一時延燒烟焰漲天救使徐禮元畏恟顛倒金千鎰以義兵副將張潤為假救使時天大雨弓矢皆解兵力

已困賊以書投城中曰大國之兵亦且投降侂 國敢為抗拒
乎城中以書答之曰我 國死戰而已况 天兵三十萬今方

追擊汝等盡勦無遺賊蹇賢扣之曰 唐將已盡退矣是日三

戰三退其夜又四戰四退二十七日賊築五阜於東西兩門之

外結竹為棚俯臨城中放丸如雨城中死者三百餘名又作大

櫃為四輪車賊數十人各穿鐵甲擁櫃而進以鐵錐鑿城時金

海府使李宗仁背力冠于軍中宗仁連殪五賊餘皆遁走城中

之人束火灌油而投之倭因皆燒死初更賊更犯新北門宗仁

與其手下力戰殺退二十八日黎明宗仁還到所守城陴則其

夜徐禮元不謹警夜賊潛來鑿城城子將頴宗仁大怒責之賊

進迫城下城中殊死力戰賊死者甚衆賊酋一人中丸而死羣

賊曳尸而去黃進俯視城中曰今日之戰賊死者多至千餘有

一賊潛伏城下仰放鐵丸橫中木板跳擲而中進左額時黃進

張潤最稱力戰為諸將首一城倚以為重進中丸而死

或云進中丸不

死胎沒時

被殺云 城中洶懼二十九日以徐禮元代進為巡城將禮元

畏怯脫笠騎馬涕泣而行兵使崔慶會以禮元驚動軍情將斬
而止以張潤代將未幾潤亦中丸而死未時東門城子因雨頽
落衆賊蟻附以上宗仁與其親兵捨其弓矢直用槍刀相對搏
戰格殺死者積堆如山賊仍以退去又於西北門高聲突進倡
義使軍潰散皆聚於臺石樓賊乃登城揮劍踴躍徐禮元先走
諸軍一時潰散宗仁中丸而死左右扶起千鑑勸使退避千鑑
堅坐不起顧曰我當死於此遂與其子象乾相抱投江而死賊
屠夷本城作為平地城中死者六萬餘人或云八萬餘人或云
三萬後監使金功令

沙介察訪

李瀟

驗視則城中積

屍千餘自臺石樓

至南江城既

北岸積屍相枕自菁川江至玉峯

遷五里死者塞工而下城既

陷賊分數起一起向丹城山陰轉入智異山一起直出本州西
面與智異山賊合勢散入求禮禿陽南原順天搶掠間里時駭
衆將在南原修治城池以為死守之計派送砲手三百名陣于
鷲城嶺上多張旗幟舉火為應洪季男領兵下嶺遇賊前鋒要
擊於路轉鬪數十里至於求禮光陽大戰良久賊因以退去一
起向四川固城焚掠一起向三嘉宜寧焚燒公私閭家還屯咸

安昌原等地一起裝載被擄男女卜物還向金海○備邊司
啓曰 行在仁任關西今已三度取人而其餘七道則未也四
方爪牙之士頗興不均之嘆目今倭賊復肆兇殘圍迫晉州搶
掠宜寧三嘉等邑攻守方急而戰士缺乏雖陸續調送而亦不
銳意勤賊極為可慮救急之策他無可措下三道先設武舉以
鐵箭五矢三巡為規矩全羅道三千慶尚左右道各一千忠清
道一千試取以為初舉初試入格者斬倭一級為先許科多斬
者為壯元一等其都會不須於一處禦賊緊要去處多設都會
雖一級皆許 殿試之意都元帥及三道觀察使處急速行移
何如 荅曰依啓除割耳以全頭納驗後給科事前日民不信
之今宜空名紅牌若干張下送使都元帥即驗級書填其名於
紅牌中即給以為聳動○已已 上教政院曰今日之勢急矣
唯殺此賊然後民可保國可立此外皆餘事耳殺賊之道在於
人心爭奮興起使人心奮起莫過於科舉所謂科舉初非古昔
所立乃後世之規而擊賊之別亦我國平日之定分而非綱常

之比不必拘於今日者也於國家存亡大計皆不大關今宜將各道前後斬賊獻級之人

期耳者勿論

依前事目一一給科以示必

信於民

如此則曾戰被抄今方赴敵之士必不厭苦而且如奴隸之輩皆登東班正職何乃於科舉獨惜乎

今此

中和科舉亦勿論平安黃海諸道來寓之人廣加試取使之赴戰斬一級者皆許科一依昨日下三道之規何如事有經權未可拘泥且前日磨鍊禪科事目亦速行移于下三道監兵使使之處慶知委僧人之曾已獻級者

期耳者勿論

亦須並給禪科以示

聳動必信之意幸甚察而回啓

史臣曰唯知人心爭奮之術徒在於科舉一事而不知君上感動變易之道則其孰能親冒矢石願為死上者哉然則雖日設科舉厥終無益矣况此斬級許科皆是苟舉豈可以變祖宗設科之法以為誘民之餌乎

憲府 啓曰伏覩備邊司下三道取人公事 批荅之教空名

紅牌下送于都元帥驗級填名以給此實一時聳動之舉但頃日分送空名告身于各處中間多有虛偽之事不免有人言

國家所重惟在於科舉一事使外方試取許科固出於不得已而其為苟且則大矣况送空名紅牌于軍中使之填給科舉莫重之典反歸於不重雖當危亂之際而大妨於國體請依近日本道取人之規施行○傳曰所謂空名紅牌勿送云者以斬級者不欲給紅牌耶請依本道取人之規云者何謂回 啓曰空名紅牌若送之則慮有虛偽故依本道取人給牌規非欲待斬級人錄名以送後填名紅牌以給之意耳○傳于政院曰請依近日本道取人之規云者承旨若不知問于臺諫以啓回 啓曰問于臺諫則下三道初試見察之人如有斬頭則隨其不報紅牌成給事後前本道給牌之規 上從之○政院 啓曰今者賊勢大熾內藏山 影幘及史冊移安之舉一刻為急前因史官之少順付待教趙維韓省母之行千里遠路公私并行恐未能專意請令史官一人馳驛下去移 影幘史冊以來何如 傳曰承旨言宜矣以事理言之則史官當往而史官獨往似為孤單且不無撿舉之事并與勤幹宣傳官下送且道路難易

予實不知若陸路不易或近舩路則可以載船而達於忠清京畿海西等處若以舩路謂非萬全則不必依予言為之政院隨便處置受命史官到彼之後臨時善處可也○禮曹 啓曰靖陵改葬時改擇日事與日官相議地理擇日異於常時擇日之事固不敢容易為之今更考之下外 擇宮日已擇於今二十七日此日合於方書之吉而為之也此日下 玄宮極為穩當若其下外 擇宮日則二十五日亦當云此意議于大臣則若自京往復通議勢將稽緩以此兩日急急 下諭為當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賊勢已急勦殺無策人心興起莫逾於科舉救時權立之規在所不已但前已斬級蒙賞之人則頒 恩已久今若槩給紅牌則 恩賞重疊若還收已授賞職則轉致騷擾恐為未穩今當依昨日 聖教非但下三道其他五道亦廣取初試中試之人以斬級得科則自爾斬獲漸多矣且庶孽公私賤則不與士族良人攙雜於一榜而依 聖教別試一試參試之後庶孽則二級許科公私賤則三級許科此蓋倣近規

庶孽一級許通二級除職公私賤一級免賤二級許通三級除職之例也且若定額數則非但各道應赴人多寡有難遵度亦有取人不廣殺賊未多之患宜勿限額數臨時以定無妨下三道亦依此施行為當但中和之人既許別設一舉 命令已下今難失信只將中和曾未赴試之人又以他道狀 啓陪持人等先取若干人他餘則依諸道一樣廣取初試宜當禪科事目事亦當行移下三道一體舉行 上從之○司僕副正尹景禧向安于李提督來 啓曰如此暑熱特遣陪臣問安多謝厚意倭奴今復猖獗本府調精兵一萬以待的確消息數日內設向全羅道今日明日遊擊威金王問領火炮手四千先發送云○夜五更彗星在於八穀星下形體暫微色蒼白芒氣則為月光所奪其指其長不得看候客星在於天蒼東第三星內三寸許形色差微於天蒼星○庚午 上教政院曰海州距海不遠與南方水路徧近聞其城子且固而似有俯臨之山然則亦非形勢有山城最險處而類茲不修云前者豐原府院君柳成龍狀

啓請修各邑山城似有微意海州山城令本道急急修治本州牧使文官不知兵事亦當遣差諸將亦皆南下黃海道無一將似當差一大將鎮守措備其他防備之事各別檢飭舉行○備邊司 啓曰海州乃西海巨鎮而其兵民物力在八道宰儔近因守宰數易日漸凋瘵自上年生變以後李泰亨田見龍相繼適易民無固志將為棄邑適朴慶新赴任之後善於治民民情歡悅且慶新以年少文官不畏強禦凡厨傳刷馬等事一切約省以紓民力前者武夫輩應副人情之習痛革其弊本邑今作要衝之地而民不堪苦且其為人頗有膽氣以為李鎰從事官出入鋒刃之間略無畏懼至於治繁理劇捷疾無碍豈可以文官叨遠適如此之人付之於武夫之手乎近觀守城禦敵不必武士能之而前牧使李泰亨以武夫棄其高城深池此是前事之明驗也臣等非有他意 國勢土崩一邑生民之休戚所係極大不敢舍默惶恐敢 啓 答曰知道○上教政院曰今聞毋遊擊者聽沈惟敬之言庇護倭賊結縛朴晉等四將至於棍

杖極其繆辱不勝痛憤朴晉等雖陪臣閫外重任之將豈毋遊擊之所擅罰此習不除將士無以措手足可於徑路前為揭帖極陳其狀事議慶○備邊司回 啓曰朴晉等以沈惟敬之嗾喚被棍於毋遊擊揭帖則莫如移咨之詳細移咨何如 上從之○上教賓廳曰晉州之城惟沈惟敬陷之不勝扼腕憤憤此人情狀 朝廷何由而知之 奏本中則不敢陳之令黃璉禮兵兩部上書極陳倭賊乃天地間別種其性狡獪兇毒變詐反側陽托入貢陰試淺深灼無可疑此賊一和必誤天下事若可和則小邦於當初受兵之日何為而不和哉唯其義不可和故寧甘糜爛覆亡之禍而不忍與此賊和也夫秀吉窮兇極惡弑其君伐無罪之隣國天下人人所當誅夫以堂堂 天朝納其貢而縱其賊何以示四海無乃不可乎大槩以此善為措辭微及惟敬主和誤事之意 朝廷詳知此間曲折則必有策應之道矣令崔益製述預為正書下送黃璉慶臨時呈之如何議啓○賓廳回 啓曰沈惟敬黨賊誤國之狀秀吉終無歸順之理

未能盡於 奏本事體當然陪臣呈文則與題 奏不同將此

事狀備細呈文無妨急速製述送于黃璉處 上從之○傳于

賓廳曰常時人情俱以科舉為重甲乙丙科殊不為關今此事

目中以二三四級分為甲乙科入必為太重予意斬一級以上

許科其後獻級次授職何如○備邊司 啓曰今者賊變豈

止門庭之寇大小武臣皆令起復從事干戈事捧承 傳施行

何如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行軍之法紀律為重 國綱

渙散亂後尤甚前日赴戰軍士多數逃還此而不治無以驅命

於矢石之間赴戰逃還者一一刷出且斬退之法載在令甲各

於要路定將用斬退之意都元帥處 下諭亦令都元帥預先

通諭於各陣為當 上從之○行判中樞府事尹根壽馳 啓

曰臣於今日早牌見王通判問東邊消息則通判謂倭將小西

飛同沈惟敬初八日來到 王京持金銀等物築杠要從我

國道路貢于 中朝提督盛陣兵威而見之又放大將軍箭提

督怒而詰責曰 天兵在慶尚道者十五萬我既領者五萬經

略亦領大軍住劄休等若果如此當以大兵殲盡日本且休等
又何敢徵從 朝鮮而通貢路耶此乃休等欲犯 朝鮮故為

此言也休等欲通貢自有兩廣何敢爾耶倭將甚懼告曰我當

以此意通關白更勿如此云通判又曰初八日小西飛與沈惟

敬見提督提督責曰我攻平壤之日不忍盡殺於汝等有再生

之息而今背約欲攻全羅此何意耶倭將曰全羅之人殺我軍

甚多今攻全羅乃復此讎豈敢背 天朝之約乎提督曰 天

朝聞汝等入寇 朝鮮故石尚書星題請百萬兵馬汝等若或

不肯去當盡殲無遺類矣○平安道右防禦使金應瑞馳 啓

曰臣與督捕使朴晉左防禦使鄭希玄黃海道防禦使李時言

合兵結陣於慶尚道密陽地近日探賊勢梁山蔚山之賊移鎮

於釜山東萊西生浦薺浦等處彌漫屯聚云○承文院 啓曰

前者經略以留兵防守事移咨荅以晉州圍急不暇議及留兵

方製送回咨之際今見尹根壽狀 啓經略又以留兵為言欲

留三萬之兵且令我 國擇好將官請留云其為我 國慮則

至矣但目今兇賊合勢更舉已陷晉州轉向湖南將有長驅之勢我國軍兵喪膽於晉州之敗力竭於運糧之役郡邑空虛無人抵敵我國危亡之勢有甚於上年此時提督雖統領大勢官軍悉衆南下尚且難卜其利鈍而量留若干兵將以為屯守之計則其不能支吾必矣遲回謀定之間兩湖百萬生靈魚肉於兇鋒之下良將勁卒盡殲無遺蕩敗各道些少糧儲盡為賊據餘存者亦竭於天兵之供終歸無可奈何之地思之至此只踰天拊膺而已勿納奸賊詐和反復之言急進大兵及時勦却改製回洛差官馳送于尹根壽李恒福處何如上從之○四更密雲彗星客星並不得看候○移咨提督府略曰當職竊念兇賊夥衆肆其毒陷我晉州之城屠戮闔城之民夫晉巨邑也城堅人衆為一道保障遏截伊兇勢自上年以來列邑皆潰惟晉獨守五度交兵多殲醜類全羅賴之而全完糧餉專靠於此地奸賊訶知日夜柔順而顧力不瞻耳目今諉以通和久占要害潛添徒黨再淬兇鋒泝洛歧之口據丹溪之破而

接路四隔本城危矣孤懸虎口血拒吞噬天不助順竟被摧陷
嗚呼全羅東界既撤藩籬延燭之禍必至難撲則豆恥要津八
良險峴為伊按轡之路無有橫戈之夫小邦存亡卜此決矣又
念之貴府既承 嚴命摠茲戎重既能剗平壤之壘刷漢城之
窟威靈禡伊魂魄妖氛廓霽千里遺黎曾蘇邦命小迓都是貴
府之賜而當職之日思糜粉者也煩乞仰體 興滅之仁俯念
及膚之災劄馳星火之令督勵諸營即統執貅之士雷邁前進
令伊蛇豕之徒竟伏難監之刑以畢 聖上救恤之恩云○刑
曹判書李德馨判敦寧府事鄭崑壽等馳 啓曰臣等聞晉州
陷城之報不勝痛惋與右議政俞泓以下諸宰臣及來京百官
不暇具稟帖以馳報呈于提督而譯傳傳聞迫之意則擺撥所報
適又入來提督坐堂即招諸將相議令戚金明日發行任自強
李如梅明明日發行提督則十二日繼行令預定詳明嚮道之
人招沈惟敬問之曰爾言倭賊不攻全羅道今賊已到全羅地
境此何故也惟敬曰但攻晉州而已必不犯全羅道提督曰然

則擬撥所報何以云賊已到全羅耶惟敬終始保其必不然其
情難測前日大軍到聞慶回還實由惟敬稟帖而及逢金命元
又令晉州將士空城出避其為無謂亦甚前後致誤兵機亦無
非此人所為臣等不勝痛憤提督文報復以為前日我欲令軍
馬由全羅道大路而陪臣恐擾害地方使之必由嶺南之路李
寧欲救晉州而在彼陪臣又言晉州城高江濶如金湯之險倭
賊必不能攻今日何報城陷耶此無非陪臣誤事之致至於出
牌文示臣等曰今欲提兵往救將曩糧由嶺路而行乎將由稟
路而行乎似有執此為言之意臣等多般措辭以釋其不然提
督與諸將覽訖笑而置之 天兵疾病居半死者亦多銳氣頓
衰必須將此緊急事情急速更為 奏聞請糧益兵以備後虞
恐不容已沈惟敬差備通事李愉齎來 王子封書五道及感
遊擊少札臣等稟帖並為上送矣○以姜繩為正言金權為吏
曹佐郎○辛未備邊司 啓曰都總攝僧人休靜所報軍功成
冊僧人天祐斬三殺七一諄斬一殺八令該曹禪科成給以為

聳動之方即公赴戰呀何如

休靜揚禿之魁者也自率其徒以國亂稍有斬馘之功自此之

後恃功驕恣至於行宮御門之外騎馬橫行或許出入

關中

○備邊司 啓曰伏見金應

瑞鄭希玄李時言朴晉等狀

啓呀率之軍日漸逃散小者纔

十餘人多不過百人云以此零碎疲卒欲爭鋒於舉國入寇之強敵無異兒戲極為悶慮平安黃海之軍遠赴數千里之外先疲道路唯思逃散難以盡誅况平安黃海為當今腹裏之地不可使一切空虛我 國人民之喪物力之殷下三道居三分之一豈有無兵之理所慮料理之乖當耳今李時言既為全羅防禦使可領本道之兵朴晉為督捕使且知嶺南形勢可領嶺南之軍又得一負驍將為忠清防禦使俾率忠清之軍隨賊所在而攻禦則三道軍去家不遠親戚之存亡可聞衣食之匱竭可繼其視遠方之軍浮寄孤懸者大相不侔議者謂本道既有兵水使則不必添設防禦使今者賊據嶺南而兩湖亦在垂涎恐喝之中則進兵討賊保守本道決非一人之呀兼此所以勢難專靠本道兵使也然兵難過度此意備論都元帥使之相機從

長善處宜當且寡不敵衆古之訓也我 國欲禦數萬之強敵

而自前聚兵常不滿萬專倚 天兵而今則唯以退縮講和為

良策將一國之命專無所仗尤極寒心毋事姑息申嚴抄殺之

意 下諭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自 上教以黃海道無

一將似當差一大將鎮守而本道板蕩尤甚既置兵使又置一

員大將無兵則不足為有無有兵則難以接濟黃州亦巨鎮牧

使李慶濬其材可堪將領以慶濬兼帶助防將使之整勅防備

無妨猶以為不盡則使趙仁得適差以武將差送宜當但本道新

置兵營新置創設似非武夫所能未知何如敢 稟 答曰知

道○二更流星出勾陳星上入北斗星下狀如拳尾長五六尺

許色赤五更彗星漸移上行在八穀星傍形體輻微色蒼白芒

氣則為月光所奪不得詳候客星在天倉東第三星內三寸許

形色差微於天倉星流星出昂星下入參星上狀如梨尾長二

三尺許色赤○提督移咨略曰本部奉 命東接華仲仗我

皇上神武布昭將士智勇兼備貴國三都八道盡皆恢復雖目

前倭衆尚在釜山然全羅兵糧精裕得以保全而留守劉綎等
兵扼截大丘一帶險要往來接應則蕞爾釜山餘賊料糧盡計
窮勢必浮海以去 王國鼎新之基似或可以無慮矣惟是留
守之兵計有一萬一千有餘其糧餉一事時不可缺 王其查
照與司餉陪臣多方計處要見留守兵數以一年計算應該糧
餉若干目前作何搬運以濟支用待今歲秋收之後應於何處
屯積八道之內某道某道分別轉輸協濟若干俱應運至何處
收貯何官管理務使留兵不至乏食倘或一時不給仍應作何
協濟逐一計處停當咨部以便再行查議 王亦當念國祚新
行恢復雖戰或不足而守則有餘亟宜召募豪傑整練軍兵修
理器械積聚糧草把截險阨擺撥哨探厲精圖治使留守之兵
與 中國之兵交相防守彼倭且將遠遁矣尚何慮其再逞耶
本國回咨曰貴部銜 命東征運心機變指顧收勝談笑解紛
存亡國於目前留選兵於事後 上聞既悉垂誨且殷慮存缺
須詢及協濟此誠仁人君子之用意施為出於尋常萬萬也

以感激謝非言宣第今賊勢復張晉州告陷百戰義勇屠於此
矣四隣調輸盡於此矣慶尚之完城畢矣全羅之要塞空矣隨
又蕩然將何能國况伊張說要界漢江對下授焚溺之兵逞宰
裂山河之志豈專侮弱匪畏乎天蓋伊詐和之難憑至此而益
驗矣其在今日必蒙元戎統率各軍馬驅南下庶或可以遏截
而勤殺乃無損威而全子遺矣猶豫留時事不可救雖有些餘
儲峙不免并為賊資耳惟是冀紆三思務體一怒而已就如
請留兵將初擬須賊討平今棟若干其奚以守至於查議接食
安所存皮傳毛云云○壬申兵曹判書李恒福為人無骨啓曰臣
以沈惟敬帶倭前來事實咨往經略日極陳我 國悶迫之意
經略之意已定故凡所陳請皆肯可不為留難臣亦不費論辦
只請面見有所講話則經略初許留在待沈惟敬之來一時許
見云數日聞沈惟敬不來稟臣行止於張旗鼓且言要見老爺
有所面講旗鼓言如有所言略具稟帖我當進呈云臣即以設
關事後備邊司 啓辭作稟帖進呈經略覽訖曰陪臣之言正

是我亦知倭賊方欲西向豈可使劉綎等只為相地一事而有
所退步耶當即令勿為退來也但係國亦可差官駁司相地
而不必鳥嶺或於善山大丘等處可設瞭望也且倭將則已令
拘於京城之外斷不許他前來我欲重治沈惟敬時未事完且
彼既與倭將同處恨未即究耳陪臣亦必務劇不必更辭便即
回去云傳曰知道○李恒福啓曰臣久留經略門下熟聞
言語蕪察動靜南北諸將猜隙已成彌令每相反竊聞中朝
諸將中勇敢善用兵推劉綎第一而兵精不如吳惟忠惟忠勇
敢不及於劉綎而手下精兵皆素訓練故冠於諸軍而數甚少
經略深忿提督倚重劉綎其他諸將亦皆愛敬之故名為副將
頗為彌令此外駱尚志宋大斌祖承訓李寧查大受等皆驍將
時方南下自上不可無勞問因致悶迫之意臣願得一譯官
賫帖晝夜馳往見提督極陳痛迫之狀次往嶺南仍及湖南歷
見劉綎等諸將竭誠陳辨則彼見自上委遣宰臣之意可動
心萬一有所益也不勝悶迫敢啓傳曰令備邊司議啓○

備邊司

啓曰兇賊大舉再逞下三道已在崩潰糜爛之中事

勢之岌岌者陪甚於上年我國雖欲悉發諸道之兵決一死

戰天兵供饋之外難得一乘之粟其勢只坐待亡而只有回

提督一策而已但致懇提督他宰臣臺侍猶可為之李恒福則

以主兵長官當艱虞之日不可以離行在勢難發送矣前日

引對所論自上以手札致懇之辭恐無妨敢稟 荅曰依啓

手札予書之不難以廢秉筆臂戰不能寫矣○槐山儒生全有

亨 上疏方略十餘條皆軍國樞倭事也 上深納焉 傳于

政院曰觀此上疏其學該博曉暢兵機非近來上疏之比無乃

草萊間奇士乎但我國之人類多徒能言之而已雖然一或招

來此處任之以事或聽其言以試其才何如○備邊司 啓曰

今觀全有亨上疏其施諸實用則雖未可知文辭規畫頗有可

觀無乃可用之人乎敦勉入送事本道監司處下諭何如 上

從之○判敦領府事鄭崑壽刑曹判書李德馨書狀曰倭賊既

陷晉州闌入全羅道其虞有不可勝言 天將一向憚於進征

臣等聞追隨例分付而實無快意進討而軍卒之疾病參半而為司命者解弛如此則以之攻敵難期萬全况乎玩寇度日上下同然憂慮罔措劉綰惟忠留在嶺外久暴暑潦節制相乖士氣益耗何以為情乎○督捕使朴晉書狀曰臣草溪結陣賊路要害埋伏把截則倭賊自宜寧地著白衣分五路一時衝突放炮如雨伏兵軍人良久接戰矢盡力竭且戰且退本郡留住

天兵三十餘人聞聲潰散賊徒闖入官舍及邑內民家幾盡焚

蕩後本郡南山時方屯聚故抄出有勇者使埋伏江灘臣則仇

彌院後把截矣○夜二更彗星漸緩上行在八穀星上形體漸

微芒東北指長五六尺許色蒼白四更客星在於天倉東第三

星三寸許形色差微於天倉流星出天市西垣外入西方天際

狀拳尾長三四尺許色赤○全羅道觀察使李廷毓馳 啓曰

去六月二十七日左道水軍節度使李舜臣馳報釜山金海賊

船發聚熊川之數多至七八百餘隻緣由已為馳 啓其熊川

等地務自之松今六月二十三日夜間乘暗潛渡自巨濟境至

水登浦松孫浦河清加耳彌滿列泊船數則不得詳計焚蕩閭閻比前尤甚觀此賊勢水陸俱舉移犯湖南之意顯然無疑賊路要衝巨濟境關山島見乃梁等處三道舟師合勢要截決死而一行在隔遠未馳報矣今七月初四日求禮地境石柱伏兵將古阜郡守王景祚馳報兇賊二萬餘騎自晉州出來直到岳陽倉焚蕩後漸進伏處云初四日王景祚馳報兇賊自伏兵處十里許焚蕩後結陣把守軍人等並皆逃亡把守無策罔知所為云賊勢已迫伏兵軍人望風逃散本道瓦解之禍不朝即夕朝廷急速處置精銳之士多數下送○鄭崑壽李德馨等馳啓曰昨昏都元帥權慄本月初五日在雲峯傳通令七月初三日賊徒分運一運向求禮一運已到雲峯縣界路參將宋遊擊已向求禮巡邊使李賞把截于雲峯八良峙全羅兵使宣居怡把截于雲峯實相洞防禦使李福男駐劄于長水縣賊勢浩大我軍孤弱急急告稟於提督府趁機速援事馳報而臣等即進提督下處令通事林春發傳告則提督曰沈遊擊云倭必

不犯全羅道今將何出反復論議有若玩辭今朝查總兵差人
李清英說慶尚道軍民前日投順倭賊到晉州招降城中人而
勢中人出降故城遂陷云傳說提督招春發問詰再三其為情
狀極為痛憤查總兵自在東坡每諱進戰張遑無據無理之說
竟真于提督府不謂李清云者為其心腹而大軍駐聞慶時傳
戰許多瞞說撓動軍情今又務虛行詐如此之甚臣等不勝痛
恨即具稟帖呈于提督府提督與沈遊擊從容講話覽帖訖謂
曰何如是辨論乎我今下去自當知之晡時提督招謂通事等
曰我明明日早為發行陪臣一員先往前路檢飭糧餉船隻等
事臣覓壽明日早朝先為發行提督謂臣等曰弓箭經靈盡破
徐國好弓箭多數取來以充戰用累次丁寧說道矣○傳于
政院曰今後揭帖例為踏寶○備邊司 啟曰常時守令邊將
赴任有遠近日限之別今則戎事方急機關甚重而或厭憚不
前排徊中路士習至此極為寒心限事定間多為平時之限到
任即時報監司文報成送令該司相考遠道二十日中道十五

日近道十日定限如有違者一切以充軍律論斷何如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各官軍兵抄發時色吏用術多不以實已為銅弊但此僧軍不為無補於戰陣之用立功相望今將以斬級給禪科之意通諭於休靜使之搜括聚會而休靜所送僧雙彥言曰若以禪教宗判事二人差出急時統領則勢可易為而尚珠雙印時在香山可令任使云此兩僧自司差帖成給急急率領下送何如 上從之○以李有中為弘文館校理李尚毅為侍講院弼善金義元為全羅道都事李箕實為晉州牧使○癸酉 上率 世子及百官哭臨于闕庭行四拜禮 宣陵改葬日也左議政尹斗壽率百官奉慰其後改葬日期退定於二十七日○憲府 啓曰閭帥之任專制一道國之安危民之生死係焉不可不慎擇慶尚右兵使金應瑞雖有突擊之勇別無制變之略固非統禦之才而身在起復之中到處恣昵媚妓略無忌憚淫悖之行人皆唾鄙其何以畏服士卒而誦令一方乎雖當危急之日如此之人決不可委以推轂之重寄請 命改

差信川為邑介在安岳海州之間凡使命出入者靡不由之而無主宰已經數月人心渙散有同亂民使命到郡下輩相率逃避終日號召漠無影響過去則還集習以為常且其凋弊已極將不可收拾而郡守宋德潤遠在湖西未易來到請遞差以曾經臺侍幹辦文官擇送安岳前縣監白翰南論罷之後開印行公無異平昔偷出官穀買販以粧娼妾請命拿鞠以正賊汚之罪牙山為縣在湖西要害之處當此事變之時機務最緊新縣監趙國弼年少不更事必難堪任請命遞差各別擇授上并從之○豐原府院君柳成龍龍啓曰晉州之陷雖因賊兵浩大策應之失亦為可慨臣在京時牧使徐禮元以天兵支持差使負來在咸昌即移文以為晉州朝夕將被兵守城之官豈宜遠出使速還送而遷延不還及聞賊已迫然後僅得入城防備等事不能預先措置一也且其諸將率容兵多聚一城而無統制之人各執所見未免紛難二也諸將當初不量事勢輕為進陣於咸安及賊兵大至狼狽奔還賊乘勝三也鼎津

若列軍固守則賊或不敢四面俱進而率皆棄去賊兵水陸俱進晉州未陷之前宜寧三嘉丹城鎮海固城泗川之地賊皆雲合授兵路斷四也崔遠宣居怡以下所率之軍率皆逃避一不出頭晉州之人日夜渴望援至祝手呼天而竟無一人至者遂至陷沒滿城屠戮之慘不可忍言諸將聞晉州失守率皆潰散吓經之邑亂搶倉穀崔遠所率之軍作亂尤甚極為痛心云

史臣曰孤城圍急朝夕且陷城中苦望外援崔遠宣居怡擁兵不救袖手傍觀遂使一城忠義之士盡塗於凶鋒實由近來紀綱解弛軍律不嚴之故也斷以軍律寧可容貸乎

○政院 啓曰兩南保障專靠晉州一城猛將勁卒皆入其中而經旬被圍絕無外援血戰力竭終至駢首就戮為兇賊逞快之地自生變以來守城死亡之多未有甚於此言之氣塞恨不得同日而死意謂自上特下悲傷惻怛之教以慰忠義之冤魂而迄未也豈非以愍惻之至不欲形諸言語姑為是鎮定專意於策應也目今事勢岌岌無可著手處惟感動人心激礪士

氣庶收萬一之効伏願 聖上特命詞臣製一哀慟教書弔死
問孤之外量宜褒贈以資冥冥之感泣且為日後義勇之勸其
中金千鎰崔慶會初不待朝廷命令奮興義旅高從厚復父讐
敵王愾俱甘心殺身尤不容不加優異之獎且京城控扼最是
今日之急務而 行朝隔遠致稽事機守城大將俞泓年紀衰
邁恐難倚任柳成龍頃承來詣 行在之命此人雖在病餘其
慮似非凡宰之比姑令來駐京城協同 天將號召規畫則容
有一分之益豈可以事無可為而遂已也內藏山 影幘移奉
之舉似已太晚慮或不濟集慶殿 御容方在禮安地清涼山
近處亦不可謂堅固可恃左 觀察使韓孝純書狀今適來到或
可 下諭令其兩官負作速陪詣于此俾無後悔臣等仇以庸
陋以忝近密目覩時艱至於此極凡有所懷不得不達惶恐萬
死 傳曰此意極當下備邊司議為之如有所懷後亦啓之○
政院 啓曰揭帖事既承自外為之 教固難更為煩瀆致
勞 聖體但提督欲得宸翰久矣前未嘗應副而今乃為之

彼必喜甚以此一事感動其進兵之心雖未可必而當此岌岌
遑遑之日苟可以致悅 天將宜無所不用其力 宸翰亦不
必許多文字只揮洒數行以送亦大有光大臣之意亦然故敢
啓 傳曰予若可為之則此時何等時而莫之為也前此未常
為如此文字其規式亦未能知之今何以為之也若強令為之
自外作數行語而入予可手書以送更為議啓回 啓曰揭帖
之事若自 上親製以書則似為極好而今既不為親製而自
外製進然後自 上親寫則依 上教自外製進宜當賓廳之
議亦如此故敢 啓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伏見接待使
鄭崑壽李德馨狀 啓觀此賊所為其謀益深其志不小請
益兵朝廷急速 奏聞云益兵之事則經略既已題本沈茂等
兵已為出來云不必更煩請糧事似難別為具 奏使黃璉呈
文為當 上從之○承文院 啓曰黃璉賫去呈文製述事當
初 備忘記有堂堂 天朝納其貢而縱其賊何以示四夷無
乃不可乎之語製述之人以此意為重故措辭之間未免有語

道之嫌似為未安大抵此呈文雖極婉曲為辭措語甚難如不
得已則專以沈惟敬事狀為言而語涉經略提督及勢逼中

國等語一切禁諱似當取

稟

傳曰知道此呈文別無逼迫

之語矣然更察而為之○備邊司

啓曰伏見政院

啓辭皆

切急時之務晉州之事大似睢陽之圍專力固守外援不至意
至陷沒其為慘痛之狀言之於悒 特下溫旨以慰忠義之魂

亦使一道之人有所激勸極為允當金子鎰崔慶會高從厚呀
成就尤為卓卓加等褒贈以表其節斷不可已臣等方欲 啓

稟姑待南報的確與否未及為之如此褒恤之典大為關重隨
後細探一城之事為之未晚豐原府院君柳成龍來守京城與

右相俞泓同心措履庶務招集遺民亦是良策 集慶殿 御

容移奉于 行在好事宰臣中或有是意者但奉陪叅奉年前

之慶東西遷徙不憚勞苦竟得無事以其功已為陞叙臣等之

意此時道路極難不若專付此人使之進退恐或無妨啟稟

上并從之○卯時四方沉霧已時日暈夜一更至五更密雲慧

星客星不得看候○甲戌判中樞府事尹根壽馳 啓其略曰

臣進經略衙門今日晚牌又發文書於提督雖未明知恐是進
勤之事經略令各將追殺則提督以為彼賊已講和直向釜山
自當過海何用勤為以此不遵經略令云○慶尚右道觀察使
金功馳 啓曰臣初聞晉州事急凡守城節次及京外將士軍
人死亡之數走人探問則本州軍二千四名本道兵使軍四百
二十名忠清兵使軍九十七名倡義使金千鎰軍六十名復讎
義兵將全士義軍五十名敵愾副將李潛軍五十名彪義兵李
桂年兵三十名熊義代將鄭元漢軍十一名靈光義兵沈友信
軍十二名奮義將姜姬悅軍五十名方義大將姜姬輔軍三十
名玄雄軍代將丁忠訓軍二十名蔡義代將丁雲湖軍十名云
必則大槩傳聞本州軍人不止此數續續入城者亦甚多而城
陷之時脫出者未知幾何如常人之類或墜城或浮水而得脫
者亦多兵使崔慶會全過累日尚未聞去慶極為痛悶本道賊
勢無著手慶賊抱四境殘卒盡竄雖李郭當之恐無所為云○

備邊司

啓曰賊鋒已及於南原湖西保障一列為急本道雖

差新兵使而勢甚孤單護軍李思命方在京城此人乃善戰驍
將請為忠清道防禦使多聚軍兵與本道監兵使協同把守

上從之○刑曹判書李德馨馳

啓曰提督以開城府及金郊

站糧餉之絕發牌嚴勅各站軍糧相繼匱乏此後之事固知所

措當日午時提督與三大將等設酌講話適南邊稟帖入來賊

兵已到求禮與李提督平胡接戰云云提督即令其弟如梅及

任綏兵自強領兵急行而明日親自發行事分付而風勢不順

諸軍渡江不易而明日又是月忌下人多勸退行依前牌文十

日定發云○乙亥兩司合

啓曰兇賊猖獗益稔其惡無意迴

巢反肆吞噬既陷晉州衝突湖南長驅之勢將無以遏截必恃

只在於天兵而提督聲言南下實無攻勦之意雖出牌文每

為遷就邊報日急人心洶懼莫保朝夕在廷臣隣束手無策坐

而待亡今日之事必須親詣督府極陳危迫之懇然後庶有感

動之理而事無後時之悔矣遠勞聖躬觸冒炎程臣等固知

其未安而國勢之岌岌存亡之決在於呼吸幾不可失咨請雖勤徒歸文具 手札雖切莫如面訴請簡其扈從刻日 命駕

以荅一國臣民之望 上命問于備邊司備邊司覈 啓以為

漸漸前進觀勢直詣以便策應以荅羣心 荅曰予不食已月

餘又於數日得傷寒疾昨日揭帖亦力疾勉強書之此左右之

所共見者此時雖欲登程其勢難能吁罪大惡極而敢佯仍冒

不即決退故天必怒之到今以致此疾病也敕人君動作必須深

思不可率佻聞賊倭與京中唐人相雜無間此賊乃還歸其土

者不可使見我國君臣飄迫孤危之狀又安知不有意外之

事我國人則素無謀策而彼賊則姦計莫甚故并及之

史臣曰綱又 宗社辱逮 先王萬世不可忘之讐非此賊而何

固當枕戈嘗膽 親率三軍為 天兵前驅此其時也請訴

督府則辭以疾病從事於浴 奏文具之未以失事機覘蛤

之譏貽辱深矣不亦痛乎

○備邊司 啓曰伏見咸鏡監司尹卓然狀 啓柔遠鎮部落

晉長等我 國避亂人容護使得免禍云其誠可嘉請令該
司照例論賞 上從之○夜一更流星出女星下入巽方雲

間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彗星漸移上行在八穀星上
紫薇西垣外第一星傍形體暫微荒指東北長四五尺色蒼白
其後雲蔽彗星客星並不得看候○丙子 荅兩司曰昨日卿

等之言至矣予適得寒疾勢難登程揭帖纔往姑待觀勢似當
矣○上下諭于李德馨曰予方卧病且見卿書狀

書狀及李彤
與提督問荅

見下不覺瞿然失措毛髮盡豎既值莫大之變生靈魚肉又逢莫

大之變臣民陷遂予生何為願即先死無聰也彤之後日之書
固不可論而即其初日之書觀之其心雖急於討賊而滿篇無
非恟脅恐喝逼迫之意李提督是何等人非位列五等身膺推
轂者乎下邦小臣何敢唐突玩侮如是乎此一句已不可上之
况於其中有極駭極愕之說明有後書之張本處此豈可聞之
於 天將者乎卿所嘗嚴加痛絕俾不得恣行鼠志不聽則猶
可械繫以聞而卿不能痛見其狀又不能嚴加禁斷反使恣其

所行以致今日莫大之變予只自仰天長吁而已且卿狀啓內
有曰午後提督騰書彤等所答說送于臣等所在慶云而只此
二書上送何耶提督如不並為出示則彤等終始所答之語多
般求得無遺騰書上送○備邊司 啓曰賊與我血戰經年凡
所以陷我者為計萬端貢驢貢米許割釜山等語搆虛捏無以
釣飛語以眩 天將者無所不用其極而猶不敢做得附賊二
字者誠以我 國終始處置者明白坦直賊亦知不可以此等
誣罔間其間故也不料射天之語反出我 國舉一國臣民自
陷罪逆變外變生言亦痛惋原其本情雖緣愚妄事若鍛演罪
實賣國目今 天朝文武諸官前後森布前頭因此受誣之患
難保其必無不預善慶後必噬臍右議政俞泓旣在其慶急速
遣宣傳官諭以與留都諸宰同參推鞫以賊到我境之時以下
一款語反覆窮詰十分明著其開門納賊附賊射天等語之所
以無根無影自為鑿空之由以為他日有據之地然後斬彤梟
示領議政崔興源時未發行則亦令同參且罪有首從彤彩兒

第似難並誅一據取招後嚴囚李彩以待 朝廷處置之意並
及於 下書何如接伴使之任非徒趨走供給之謂所管門下
有此恠事終不能禁李德馨處置亦為駭愕請 命推考 荅
曰此事處置極難宜勿率爾我國推鞫而斬之則反起 天將
之疑所謂他日有據之說不能解見予意似為不可且人心不
測做出如是無形之事曾不必憚不可便謂之愚妄律應亂逆
而只欲斬示亦未能解得更議以啓○備邊司 啓曰獄無大
小拿鞫得情按律定罪乃是體法而今遭變外之變事異故常
臣等妄意若見拿來則恐於 天將之意有所未快是以 啓
請矣今承 聖教不勝惶恐之至急遣義禁府都事及宣傳官
彤彩二人並為拿來窮鞫得情後廣議處置何如 荅曰拿來
尤似不可反覆思之予亦無策可施徒自憤惋今日之計要使
天將萬不一疑於其說而已定罪輕重乃其次也今夜深明
日本司堂上及政院各陳獻議期於善處○傳于政院曰 康
陵叅奉李彤何如人也鄉人耶何人之族耶以何道得官承旨

若知啓之回 啓曰李彤根派臣等未嘗知之但頃日政除授
本職時臣雲翼適以備邊司郎廳在定州賓廳傍人見政目皆
恠訝曰此人何以得官此人平生以妄量著稱者云云時有欲
彈之者臣聞此因問此人何處人乎則其人荅曰京人云矣
傳于政院曰承旨若不知則以何人之族以何道得官而其族
人在此與否吏曹正郎朴東亮速為問啓回 啓曰即招朴東
亮問之則彤乃判尹李憲國之六寸孫而其日政判書李山甫
察政故察判具思孟雖同察其政不知以何道擬望且聞權徵
異姓三寸姪云云而徵則其時遠在江華憲國則方在 行在
所東亮則其時以左議政尹斗壽從事往在平壤不察其政
云矣○承文院 啓曰今之 奏請槩緣告急而我 國之意
則欲並陳此間事狀使 天朝昭然知諸將官所未報之事庶
朝廷策應無一毫未盡未燭也經略所云沈遊擊牌文之事
不可以言功者雖貌為是言欲以愚我其意所在實不欲使
天朝知此情狀且使刪去講貢之說六字及撤兵進兵等語

其護已陷人底氣象昭不可掩無謂甚矣所謂提督進兵撤兵等語在我決不為此語第沈遊擊牌文及講貢不絕兩款則今若不改必不許往勢不可不改而若又全然刪去則非徒我

國 奏請本意太半歸虛至於竊念以下許多緊關說話皆將

改撰沈將牌文雖不得具錄節該數語略叙帶俸來京之意似

當 國書至重既已磨鍊則一字一語減不得加亦不得今則

經略受 命在外本 國陳請呀當任他所為而稍拂其意一

切減去削而不 奏彼之所為雖不足較而使臣亦當周旋措

語正言開諭庶使彼有所愧恥而悔悟遠接使亦不無措語於

其間而寂無一辭今雖改撰而遂若又以略叙牌文為不可又

令改之則往來之間事益稽滯此不可不慮此等曲折并為行

會于尹根壽黃璫處使之十分費力周旋何如 上從之○傳

于政院曰備邊司堂上即刻命招○一更二更北方雲蔽彗星

乍見旋沒所在之宿不能的指大槩芒氣輻微色蒼白其後終

夜密雲彗星不得看候○慶尚左水使李守一捉賊船四隻馳

啓 上教于政院曰慶尚左水使李守一捕賊船四隻不料左水營有此捷音至為可嘉守一加資啓本付軍功人即速論賞其中一人特作堂上以為聳動官教付全來人即軍中頒給捷書陪持人亦論賞軍人之功不為啓聞令守一即即等第啓聞使賞不踰時但守一得倭藥習放失火守一等十餘人見傷云相當藥并下送○丁丑左議政尹斗壽議彤之事可駭但此狂妄事狀提督豈不已為料處也其所云云似出於厭聞而陽托於不足斃之地也豈以一狂妄書生之言有所起疑於後日也臣之妄議拿來推鞫以定其罪亦使接伴陪臣備言彤也無識妄人敢為通書於老爺極為無禮且其言狂悖無端極知老爺小無致疑於其間但其做出語勢大涉兇賊故令所司已為拿去云云何如○禮曹判書鄭昌衍議臣意委遣近臣與留都大臣及諸宰同坐渠所云云之說嚴刑窮問明白取招後依法處斷則 天將必自有聞雖異常規似不害權時之慶○兵曹參判沈忠謙議李彤說亂之說提督亦必忖度之矣辨之愈急則

竊恐致疑轉深宜令接伴使臣反覆善辭而自 上亦一度移
咨以陳驚愕之意彤則拿致嚴鞫似為無妨伏惟 上裁○兵
曹判書李恒福議狂妄亂言架空做出白地成恠貽 國大辱
天將內雖盛怒外言笑置時未有執此為詰之端在我亦當
繩以亂言而已至欲以此別用竒道費力分疏於 天將則反
涉有跡而轉致 天將之疑自彼推鞫則反覆詳問之間其因
窘說慌之狀自然宣露我於 天朝不待論下曉然知其為誣
妄也是或萬一之道也外此而求未得善道敢 啓○左承旨
洪進議我 國受禍初非有釁於島夷賊有倭途之計而我乃
守義不渝至於此極此固 天將之所洞照初雖見誣後已釋
然安有他慮但此恠妄之說今出於我國之人提督者憤其責
已轉聞於 中國則市虎之疑安保其必無如不得已則雖至
衣陳 奏明下勢不得不爾也此事所關甚重若請 天將同
推則據其所供亦是暴白如其不然則恐難取實於後日今若
遽誅而彼欲窮問則將何以處之臣之愚意彤之所為不但提

曾知之經略及他將官亦必知之移咨詳下請加面鞫明白取
伏然後罪之恐或為當○同副承旨張雲翼議李彤之罪原其
情則雖非出於誣陷本國之計究其說則無異尹奔李初之變
至於開門納賊射天自免等語雖以倭奴之兇詐未嘗以此誣
我於天朝而今又出於我國人之口此變實慘於三京陷
沒之禍又將有前頭不可言之憂縱置彤彰於極典不足以洩
一國之憤而解天將之疑矣然就彼鞫問而臬示則唐兵所
見則快矣萬分一天將起疑於不當疑之地更有一番情外
之言是求白其誣而又增其惑必有遠殺之悔拿致嚴訊而定
罪則按獄之體則得矣但提督遠在事情難詳到此之後雖當
以大逆彼豈信之臣之愚意急將彤等誣妄不道之罪貶辱
天將之意備述轉未明白辨別差重臣咨謝于提督使知罪人已
伏典刑則求下誣釋疑之事似或有一分之望而亦無率爾
之悔嫌輕之慮矣若此言既已發露不免流布於中朝則不
可不亟具一本上於天庭伏惟上裁○答曰議論如此此

事何以為之自外更議以啟尹斗壽回 啟曰臣亦獻議之人不敢別有他議唯在 聖斷 答曰此事予則徒知罔極不知

所以處之之策今集眾思羣策畢獻大臣可揣摩以對參酌以

啟 啟曰彤彩_{彩彤}等或為稟帖或為移咨云此則在我先自

起疑而有所布陳亦似未安姑待日後所言為之前却無妨若

拿問本人事則在京在此皆不可已然其詳細訊問得其端緒

以為後日辨明之地似不若 王獄之為重也諸臣之議論各

有旨意何可以小臣之意有所輕重於其間乎小臣才劣識短

亦何能揣摩得其善策乎○答曰我國獨自推鞫則在此在彼

萬無因此而辨明之理古者有殺殺之請請唐兵同參推鞫處

之最為得之而予亦初思是策自以為無可虞顧而更思之萬

一無狀之人憤其必死與唐人對鞫之際反出意外不測之言

如今日則到此地頭雖借良平之智蘇張之舌無復下手處矣

而頓足而已扼腕而已故請唐人同參推鞫亦未為善策也此

予所謂無策可施只自憤憤痛惋者也予見則止於是矣更為

回啓幸甚因

傳曰慎勿傳播十分秘之○自一更止五更密

雲彗星客星並不得看候○承文院 啓曰伏見提督呈石尚

書稟帖移兵遼海分屯休息之語極為可駭黃璉賈去 奏文

當星火催送使之兼程而進但 中朝擺撥兒十日之內當到

北京黃璉之行決難追及一邊將此事意移咨于經略使之轉

報尚書則可以速達矣但提督聞李德馨之論即使採房改其

草云云未知此帖乃實本與否姑待德馨更為馳 啓移咨何

如 傳曰雖實改草如此大事不可不先為之地今宜改草之

事若不知者然而只憑先示之草措辭移咨經略似當斟酌為

之○備邊司 啓曰伏見 奏請使黃璉狀 啓兇賊乍退復

來其情叵測今雖有退屯釜山之語而難保其必不再來願

奏上聞在我 國勢所不已 奏本完送之時將黃璉狀 啓

中事意作稟帖送于經略前俾無沮止之患何如 上從之

賓廳 啓曰兩 陵修改時告 廟節次當初禮官不與臣等

參議徑為磨鍊今考禮文本意告 廟社乃當初赴 山陵之

禮也今則以其慘變已為告 廟下 玄宮之日上下舉哀而
已告 廟社節次不必舉行 備邊司 啓曰平壤下來病傷
天兵多至七千餘名糧料缺之且此人等疲病已甚決難調
用於戰場入送義州使之駐札便當 上從之○備忘記曰全
應忠可陞堂上且李守一 啓本中似譽文貫道貫道比他人
稍可陞叙但邊功必須獻馘於 朝廷然後方舉懋賞之典乃
恒古之道近來事多苟且獻馘之規廢邊將以言語 奏功
朝廷亦只據其口而論賞人不足以為恠今此大捷亦未嘗獻級
雖必無他虞而事理不當如此軍中所獲器仗軍人分給者雖
不得上送而其不可分給者則賊級一時並獻此亦驗功之一
端非但前規如此 天將驗功亦然蓋有微意此意知悉行移
諸道申勅俾無踵謬○刑曹判書李德馨馳 啓曰提督令通
事林春毅密示其稟帖曰此草當報石尚書陪臣及看如有未
穩慶商議改之臣答以都在老爺神筭陪臣何敢容贅云則提
督還給其草曰何相外如此陪臣意見可於此草內或抹改或

添書此是大事可避避而不言乎臣等因其便隙成一書札極陳倭奴兇狡不可不大創之意而繼言此時天兵退一步則賊必朝夕闌入而小邦已底於亡矣豈得等待秋冬為再舉之計乎其下所陳之策恐非今日之所當論如以糧餉為念則一面再請天朝糧餉趁期督運而老爺領選兵就食南方鎮撫人心申飭諸將以之攻守甚得事宜而無他日之悔云云則提督覽訖謂曰尚書之論深有呀見即使掾房改其草云云提督本心每在於西歸畢竟未知何如○又馳啓曰昨日早朝劉崇正稟帖入來軍中以為倭賊回歸叅將李如梅不發行而提督亦停行午時劉崇正稟帖又為入來說晉州之賊乘船回還梁山諸將因此極言于提督曰賊已退兵老爺不須遠勞云云遊擊曰三八來說稱倭奴既克晉州必不犯全羅道軍情恃以實狀無復有征進之意提督適重患水痢證執此為辭今朝臣詣下處問安通議于大臣請會諸宰及庶官擬要作書極懇詣下處欲呈則提督甚患不安却食倚枕令譯官細陳陪臣欲訴

閣迫聞老爺不安而退之之意則提督曰爾等以南方為急明
早當帶病發行云俄而諸將紛然俱集而沈惟敬亦從外而來
後容入語提督更為出今日可於十五日退行必是沈惟敬要
守信於倭奴而多般沮之若無急報則十五日發行之言亦難
保其然而兵機差誤至於此極煎慮憂悶不知所出云○知中
樞府事金晬馳 啟曰即見權慄馳 啟之狀知賊已犯曲城
軍兵逃散莫能抵當將有長驅之勢固知所為因贊畫管家聞
之則石尚書使提督進取之書十九日到經略衙門過去云而
問於尹根壽則全然未得聞云提督不從經略之節制雖有此
書遵行與否固未可知今午贊畫出示提督稟帖於臣使之
啟知以其中有 朝鮮奸民扮作賊形之事也且末端有十六
日統督將領等官前去全羅一帶之語此則實是多幸贊畫言
於臣曰每說晉州兵強今何城陷金命元在何處而亦不救也
臣答以金命元則已遞大將新差權慄欲防守湖南退去有日
他餘將領雖屯住晉州不遠之地而見阻於賊兵諸路之伏不

得進救被圍八日力竭見陷云○戊寅 上教備邊司曰劉負

外以不為召募為咎大抵四方豈無猛士南方兵力極為單弱
分遣至誠之人盡心召募可為與否議啓○備邊司 啓曰我

國當數十萬之強寇而諸處聚兵不滿數萬 國家存亡付

之於 天將之進退雖無負外之言極為慙愧南方地廣人夥

豈無蒼出之兵只緣元帥巡察等官因循度日不敢擔當 國

事故也若召募則當事變之初終日購募無一人來應者況今

兵亂已久民困於戰征必無肯募者且近來募兵募粟等官嘗

試者亦一二而以貽弊無益乍作乍輟今者棄元帥巡察地方

等官兩別置召募之官恐無益也臣等之意宜 下書于都元

帥及三道觀察使使之或募或抄多般勾聚或付之兵使付之

防禦使使之調用為當但得兵非難而養兵為難軍餉一事亦

令都元帥從長善處或蓄休備糧或弱兵助糧隨便施行 上

從之○憲府 啓曰伏見李彤呈文李提督事極為兇悖 朝

廷方議處置而接伴使之任不專在於應接一事凡關事機十

分慎密俾無釁端可也李德馨既見李彤之書知其語甚悖安
不為嚴加禁止竟使莫大之變出於意慮之外至為駭愕李德
馨請命罷職前揚州牧使權恂以門蔭求官超陞堂上國
懇至重所當感激圖報之不暇而到任十餘日厭其殘破偃然
稱病不待監司之處置徑自棄歸經亂之後列邑無不板蕩若
人皆厭避則將無以為國權恂請命拿鞠以正人臣負國
自便之罪答曰李德馨徐當察而答之權恂依啓○傳于政
院曰李德馨罪則重矣時為接伴使之任罷職如何問于備邊
司○備邊司啓曰接伴使李德馨受朝家莫大之任致有
臨機違誤之事言官之論不得不發但方在提督幕府一朝見
罷提督亦必有疑恠之心矣然公論所發臣等何敢有議於其
間乎惟在聖斷答曰事畢後當重治以此答臺諫○上傳
于政院曰晉州似已無賊宣傳官或武臣中擇勤幹可信之人
馳送同州看審陷城形止兼察近處賊勢以來若賊已退去則
城中陣亡收瘞致祭似當急急舉行並言于備邊司○備邊司

屢啓曰看審陷城形止賊踪去處則宣傳官可以為之而收瘞骸骨亦不可緩也至於致祭吊誅之事則須知彼處實情然後朝廷別遣使臣為之似當宣傳官先往啓聞然後施行上從之○自一更至五更密雲彗星容星不得看候○上教于政院曰前日下送禮兵二部呈文一依有旨辭緣不輕呈之言語問答之際亦須備陳沈惟敬講和誤國終必為賊所賣之狀小邦臣民雖至斷臺下賤莫不扼腕痛悶而無處可訴願貴部下燭此情云云雖與凡人言倘或語及輒陳此間情狀曰使大軍逗撓不得建不世之勲使本國糜爛不得報極天之讐使逆賊得志揚揚自恣而歸皆沈將軍之所為上國豈能知之乎云云大槩卿宜至誠應對以期成事且倍日并行急急馳進事秘密下書于黃璫○左議政尹斗壽劄曰伏以事變之來雖有逆順之境在我應之唯當順理而處之不合有心以應之蓋順其理則處之易而雖有意外之患自當隨勢酬答而不窘有其心則措之難而一遇難處之機雖千方費力而愈殆

形之事實出千萬念慮之外又是他日事機之會其為處置之
難有甚於料敵之事諸宰臣意見雖有不同其謹始為杜後患
之心則大都一也蓋今留都諸宰窮鞫定罪 天將聞之必有
釋然於前日之疑而若如 聖教益殺之事尤為暴白不待卜
明而我無後日之患矣所謂憤其必死反出不測之言彼亦人
也其可辨乎此則不必致慮而其於益殺之請 天將恐無肯
許之理許多留在 天兵倭轉流言還做情外之事似尤難於
對下愚臣妄意莫若以金吾郎急拿以來令接伴陪臣詮告前
日狂悖人之事有駭聽聞想老爺已燭其虛捏事狀在下邦
不可不究問以處之云似令今日斷獄之體蓋凡民有罪輸諸司寇
惟軍士犯律即軍中斬有國之通例反是亦不無起疑於有心
之為恐害於付物之理也若如前所云其於遇變順應不費別
意隨事以答恐合其宜臣素患嘔症去夜又作今晚不止亟欲
趨詣賓廳勢之未能昨承 傳教闕然 上答亦為未安敢
短劄投進精神昏暗意思凡庸不足採用極為惶恐 答曰依

劄子為之仍

命拿來李彤且下諭于李德馨○上教于政院

曰尹根壽黃璉等狀啓經略不送

奏請使事此係我國存亡

莫大之事不送何為尹根壽呈文于經略某條請送黃璉亦為

呈文請速進去事急急下諭經略如不聽則予亦為咨文期於

必送之意并諭之○禮曹

啓曰伏見摠護使崔興源狀

啓

宣陵下

玄宮退定於來二十七日而時刻不為擇

啓問

于在此日官則同日內他無吉時不得已依前推擇卯時用之

云明日

哭臨時刻亦當以此時為之○禮曹

啓曰宣靖

兩陵下

玄宮日山

陵都監並為退定而道路甚遠趁未聞

知經行告

廟之禮至為未安請以此意告于

廟社○上教

于政院曰東宮似未快差明日舉動欲令不參○奏請使工曹

參判黃璉馳

啓曰當日張旗鼓以經略意招見遠接使有許

多分付之說大槩觀其指意則提督聞我

國差送陪臣

奏

請之奇始瞿然有未安之心即裁少簡帖送經略慶喻以

鮮遣陪臣請兵于

朝云未知信否所請何兵耶且謝前日遲

誤軍機之失經略仍喻提督今率大兵追趕賊後俟其過海然後回來云云若如此言則不無差強提督之意而端的與否則無憑質問矣旗鼓又私謂曰佞 國今若請兵則提督性又與他人不同將必生怒曰 朝鮮今請新兵我不必趕賊云則佞國之事去矣云云今此經略提督之欲沮臣行其意所在不難知矣極為悶慮姑待今日 奏本下送後聽其決落之語欲為呈文極其周旋計料今則其間曲折秘不明言遽為呈請恐益忤意無補於事故徐觀結末云○巳卯 上率百官舉哀以是日 宣陵改葬故也○左議政尹斗壽 啓曰 宣陵衣樹諸具朴弘老鄭象哲分為陪來弘老二十日二更到 陵象哲則二十一日追到云 先陵改葬 國之大事而任事官慢忽若此仍致 葬不及期至為駭愕取考都監及禮曹文書則都監官鄭象哲初九日發行二十一日到 陵所在道至於十三日之久請拿鞫尚衣直長曹旭初十日發行二十日到 陵所在道至於十一日雖非象哲之比亦極緩慢但總護使則以

為弘老而都監及本院文書皆云曹旭陪去故禮曹亦請推曹
旭而弘老則只以都廳往進 陵呀呀已罪在曹旭似為的實
請曹旭罷職朴弘老雖非陪進之官中路遲滯亦至十一日極
為非矣請推考 上并從之○憲府 啓曰改 葬衣樹 國
之大事也應用諸具為有司者所當預為備送俾無窘迫之患
而 宣陵下 玄宮以衣樹未至至於退定日期中間遲滯之
罪固在於陪進官而只隔十日乃為發送則都監之官亦不無
稽慢之罪請堂上及郎廳并罷職 荅曰堂上推考郎廳依啓
○備邊司 啓曰伏見接伴使李德馨秘密狀 啓提督意切
西還其所云云率不端的萬一朝勃然西行如狀 啓之云
則存亡所關在我固無先自陳慎之路近日我 國邊報一向
危迫而遠接使接伴使等聞於 天將者則皆云賊退此狀
啓密送于遠接使慶應對之間使知此意周旋何如 上從之
○上教于政院曰新稻米進上初入來 廟社前在大內時則
可隨便薦新而今則 廟社別處 奉安薦新何以為之○禮

曹 啓曰考五禮儀薦新 宗廟儀則奉常寺正與 宗廟令

服同陳設後奉常寺行奠禮云云今當依此行之而 行在既

奉常寺官無一負令吏曹假官差出代行何如○張雲翼入政

院 啓曰差出奉常寺官負事未容易令禮曹官與 宗廟官

負共為薦新似為便當 上從之○禮曹 啓曰伏見摠護使

崔興源書狀 敬陵顯陵 泰陵破毀處 宣陵事畢後漸

次修改云先告事由 祭祝文令藝文館急速製述日期則令

在京日官隨時推擇 祭物則亦令分奉常寺進排○慶尚左

監司韓孝純馳 啓曰自右道還來倭賊四十餘名皆逢箭致

傷自中言說曰晉州接戰之時日本人為半致死 朝鮮人亦

多致死重傷倭人或為擔束云○京畿觀察使李廷馨馳 啓

曰提督率軍自京城起程龍仁止宿當日夕稱南邊倭賊退去

文報入來明日回軍事下葦潛相傳說臣與接伴使李德馨相

議即製稟帖極陳不可不前進之意翌曉德馨探知回軍之言

不虛即進呈提督不復省視促駕而發十八日還到京城云○

刑曹判書李德馨馳 啓曰昨日辰時提督領軍三千餘名渡
江南行點心于新院馬上招通事林春發曰倭賊盡為回去我
行無益徒貽弊地方欲還于 王京臣不勝悶迫作稟帖以呈

則提督已為就寢下人呵禁不得呈納曉頭伺候提督卧不起
而軍中已二吹臣知其無可奈何私情憤激擬要以死爭之提
督開帳房見通事持稟帖進呈便怒叱之令速退蓋恐臣等迫
懇而難於答也臣更聞昨日提督行出南大門外過倭將所寓
家今方中軍往復於沈遊擊良久而罷還爾回兵莫測其故云
○庚辰 上教政院曰國無紀律人心兇悖聞賊勢倣作倭形
劫掠村落如此之習不可不痛懲作亂之人一一捕斬梟首諸
將用兵則已矣體探一事尚不能為之以我國之人謂之倭賊
望風遁走如此庸才鴛將言之可羞此亦示罰事言于備邊司
○備邊司 啓曰賊犯晉州全羅一道所當戒嚴待變而伏兵
之將先自遁潰沿海守令至相傳通破散倉穀使無知亂民扮
作倭形焚蕩劫掠極為痛憤首倡作亂之人跟捕梟斬所謂傳

關各邑驚動人心守令伏兵將王景祚等不見賊形先自退遁
並依軍令施行宜當且偵探等事欲細知彼賊情勢而今者謂
我民為賊兵則必不為前往遠望烟氣而來故也尤為痛甚體
探之人一一摘發尤甚誣誤者依律施行之意 下諭于都元

帥 荅曰非徒首倡之人此外如有罪重者一一捕斬之意添

書于下書 中朝所謂庸才劣將指巡察使李賞以下言之體

探尚不能為焉用彼將哉從輕重決杖之意亦為添入○上教

于政院曰宋經略揭帖中以甘朴宮為平秀吉云此言出於何

處備邊司知乎何所據而不小之事如是言之問啓仍 傳曰

雖無此言經路畏懼無前進之意若聞此言必加畏憚令備邊

司議處○上教于政院曰黃廷或時未捧傳旨前後罪狀具由

捧傳旨其傳旨曰及第黃廷或一品勲臣當事變之初受陪行

王子糾合討賊之 命不能保護終陷於賊及其被擄之後

非但不能仗節抗義以全臣節凡所以偷生免死之謀無所不

用其極傳送賊書勸割地講和之事哀乞免賊為納貨逃還之

計甚至於屈膝賊庭略不知恥上書行在所而不書臣字稱賊
酋為殿下雖曰為賊所資人臣之義掃地盡矣棄王子先為脫
來情狀極為叵測拿來推鞫○自五更密雲彗星客星並不得
看候○備邊司 所曰禦敵之用莫過於砲手劉貞外亦言天
朝烏銃長槍倭賊之所畏休國亦可學也近日我 國莫當於
賊鋒者皆是物也此不可不素習而致諸用也先設砲手二百
名勿論閑良公私賤亦以朝官性勤者抄擇試效不能者退之
一如常時破陣軍之例而令兵曹步兵二名依例給與以為衣
食之資此時民物毀盡不合急充姑以是立法漸漸取試許補
○備邊司 啓曰伏見分戶曹參判閔汝慶狀 啓山東蓋復
等州船隻載糧三千九百餘石來到張都事托其委官及船人
等至給銀兩開諭使之下卸于平壤其意甚勤不可不致謝具
謝單謝咨專人以送上從之○兵曹 啓曰赴戰事急新及
第人等依永柔例喝榜紅牌 頒賜即時下送何如○都元帥權
慄馳 啓曰南原人物本來暴惡上年李沈勤 王時軍人六

百名到參禮驛作亂驅迫長城縣監白守宗擬為羣長守宗艱
難脫走李洸發軍捕之則拒敵發射終未快治其年七月府民
乘隙作亂倉庫之物掃蕩無遺今年即月欲為守城則有職堂
上官以下無尊無卑無大無小舉皆緹城遁去已極駭愕畢竟
本月十三日名不知其人以大石塊唐人二名打碎頭腦而殺
之慚愧憤痛有難形言慶置之事罔知攸措適李提督平明教
以速具歛葬之物只令捉致田主蓋以其死於太田之隴故也
天將慶事如此 朝廷恐有致謝之事也○辛巳憲府 啓曰
科舉 國之大事掌試之官所當詳慎俾無疎漏之弊而今武
科別試時內禁衛金應寶矢數入格而不為抄錄以致落榜其
慢不察任之罪大矣請試官等並 命罷職京城設賑濟場以
救飢民自 上惻怛惠鮮之仁至矣而奉行之官不能仰體
聖意使望哺之元元日就死亡慘不忍聞此雖由於倉粟不敷
而其不善措慶之失著矣賑恤使權徵請 命推考 答曰後
啓試官推考○自三更至五更彗星漸移上行在華蓋星外傳

舍星內形體輒微色蒼白尾長二三尺許四更客星在於天倉
東第三星內三寸許形色差微於天倉星○傳于政院曰李德
馨狀 啓中有 天朝論駁我國之事云狀啓雖不書送承旨
慶無乃有私簡或有他所聞乎回 啓曰臣等無他所聞亦無
私書只見書狀臣等亦為罔極聚首痛泣不知所達矣○政院
啓曰伏見李德馨狀 啓提督見我 國策問遼左有捷患我
國領兵往救乎只守鴨綠乎士子對當守鴨綠云云與三大將
言曰以此觀之則吾等可謂深入云臣等見此不勝痛惋此策
乃甲戌年美紳李浩金春及第策文也事係極重請令大臣及
承文院速為某樣議慶期於辨明何如 傳曰李德馨狀啓未
稔必須仔細探聽具由啓聞後朝廷可知而慶之如是草率啓
達不得已詳悉知之而後方可議慶聞兵科給事中張補之郎
中盛世承論予云此言必已到於經略年前以此意具由下書
于尹根壽使之不分晝夜訪問馳啓仍 傳曰三大將慶所言
何必辨明以黃廷或推鞠傳旨 傳于政院曰受糾合討賊之

命及棄置王子先為出來情狀尤為叵測之語添入○傳曰經
略領兵往勦之言定為虛語但舉措極為殊常此何意耶經略
若前來則自上在此未安當為前進政院議啓回 啓曰經
略之來臣等亦未測其故意是提督不遵諭令故聲為前進以
起提督或 天朝有不即進勦之議故遽爾起程以為塞責之
地而此皆出於臣等臆度不可必其必然矣 大駕前進係是
臣民輿望 上教至此不勝感激問于大臣處之何如但經略
既來平壤則自上不為接見似為未安敢稟 傳曰接見事
前亦僅得見之今雖往彼肯見之耶○左議政尹斗壽 啓曰
今之事勢只在 進駐一事一日為急以治戎言之嶺外寫遠
以修 陵言之命令難通許多遺民望哺僵仆四遠人心日漸
解弛況於 祖宗在天之靈必有望於 聖上者為如何哉今
之前進之教臣等感激流涕宋侍郎前日接見時侍郎有嫌於
形跡之事不欲更與相接此亦勢也恐不必往見也海西民力
竭矣道路不必治修橋梁只危迫處修治饌品從略支應一如

聖上平日素心前期知委 上從之○兵曹 啓曰大駕前

進已有命矣政院及大臣啓辭皆不舉駐駕之所今若依前

啓辭少駐海州漸進京城則一路諸事預備先文當止海州又

自海州至京城裝先文矣若自此直進京城則今此先文亦當

直送京城取稟 傳曰先文止海州○備邊司 啓曰以平秀

吉為甘朴宮者李鎰得聞於被擄逃還之人云故雖非的報所

聞如此欲入於稟帖之中而今承 聖教果為允當勿為無妨

答曰知道勿為如是似為非常巨首之意措辭為之○備邊

司 啓曰尹根壽狀 啓中經略令我 國知會產鐵及有匠

人各邑一面計開以報欲為造砲云各處物力已為空竭本道

价川等邑及廣梁等處雖有正鐵其數不敷聚匠起爐弊必不

資然經略既已言之勢難違逆且不無因此傳習之理令工曹

正鐵及匠人參酌以報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砲手二百

名以兵曹價布充給事已蒙 允下而自 上下教以我國之

事每為有名無實徒費債布而已砲手中試才如有能中者給

賞以責實效矣我 國習俗私情太勝雖干係軍務之事苟充
苟度無意操練至於臨事莫用往往皆是但臣等之意砲手二
百名抄出成案又以五十名作為預差每月望前望後試才不
能者黜送即以預差之善者充補亦使常時私自教習常川檢
舉一如李抱真之治澤潞兵又以軍職遮兒若干第其高下付
祿而勸之試觀其結末似當 上從之○備邊司 啟曰伏見

接伴使李德馨狀 啟 天將於我 國人家書籍中得見策問

題以獐子犯遼為問而士子之答以固守鴨綠為辭云殊為未

安但此非印出之書在於舉人輩抄集之中令通事措辭於提

督或他將官曰問巷士子無見識者乃於屋下試製此題以習

舉子之業非朝家之所知今被諸老爺看極為慙悚云云 上

從之○春秋館 啟曰海州雖云沿海時無朝夕驚急 實錄

之數十馬可載脫有緩急移轉不難且此大事人馬之弊固不

可計而本道輸運費力極艱姑安本州徐觀事勢更議處置亦

未為晚無已則寧邊似可而道路絕遠故初不敢 啟請矣

傳曰依啓○備邊司 啓曰海西監兵營設置事若以形勢

則海州當為兵營延安當為監營更無他議下人之可并者并
之可分者分之要在共為相議便宜得中處之而已 答曰依啓

○戶曹 啓曰漢城判尹李憲國右尹柳永吉等狀 啓京中

賑濟場時方就食者一萬餘名追現漸加其數羸卧其家不能就
場者不知其幾許日日死亡極為憫慮賑恤使權徵病重以未
行公措慶無人賑恤穀物只餘旬日所用尤為憫慮臣等愚意
京中現存之穀匱竭只有 天朝小米輸到京江五六百帛量
數題給庶延數日之命云飢餓之民死亡相繼京外穀竭移賑
無策坐視其填壑而莫之救極為憫惻但天糧取用賑場事則
自 朝廷擅斷亦難與接伴使同議周旋得蒙准請於提督似
為便當 上從之○慶尚左道巡察使韓孝純馳 啓曰兇賊
屠滅晉州之後一派由密陽水路向于釜山一派由熊川海路
向于草溪皆將入歸本土云

(B)
732.55
4724
[v.14]
no.22
0194300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六年四月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大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4]
no.22